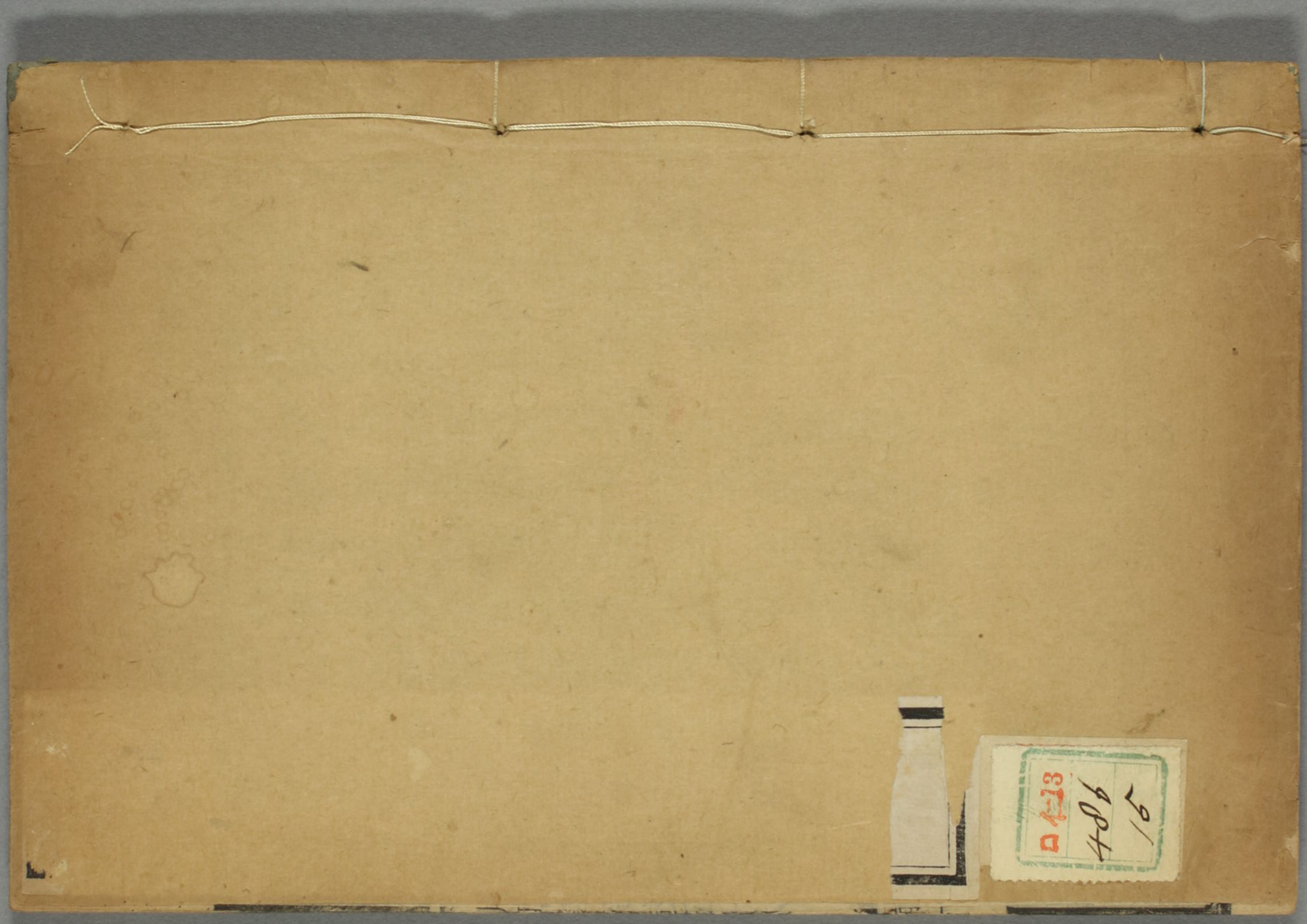

波 29 15

東方學校

門 口 8 號 486 憲 15

明儒學案卷五十八

姚江黃黎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校刊

東林學案

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既資為口實以為亾國由於東林稱之為兩黨即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為君子然不無過激且倚附者之不純為君子也終是東漢黨錮中人物嗟乎此竊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為講院亦不過一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設教可謂之標榜矣東林無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為南皐少墟於東林無與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閹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

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是乎東林標榜遍於域中延於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眞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論者以東林爲清議所宗禍之招也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清議者天下之坊也夫子之議臧氏之竊位議季氏之旅泰山獨非清議乎清議熄而後有羙新之土言媚閹之紅本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熹宗之時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撐拒沒虞淵而取墜日者東林也毅宗之變攀龍髯而蓐螻蟻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韵也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無智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

文介孫淇澳先生慎行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學正薛元臺先生敷教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耿庭懷先生橘

光祿劉本孺先生元珍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貢士吳覲華先生桂森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
文選華鳳超先生允誠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　校刊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顧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先生常之無錫人父學四子先生次三其季允成也先生年十歲讀韓文諱辯遂宛轉以避父名遇不可避者輒鬱然不樂父謂之曰昔韓咸安王命子勿諱忠吾名學汝諱學是忘學也年十五六從張原洛讀書原洛授書不拘傳註直據其所自得者爲說先生聽之輒有會講論語至問諦章先生曰惜或人欠却一問夫子不知禘之說何以知其說之於天下乎講孟子至養心莫善於寡欲先生曰寡欲莫善於養心原洛曰舉子業不足以竟子之學盍問道於方山薛先

生乎。方山見之大喜。授以考亭淵源錄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於是矣。萬歷丙子舉鄉試第一。庚辰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時江陵當國。先生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風期相許。時稱爲三解元。上書吳縣言時政得失。無所隱避。江陵謂吳縣曰。聞有三元會皆貴門生。公知之乎。吳縣以不知對。江陵病。百官爲之齋醮。同官署先生名。先生聞之。馳往削去。壬午轉吏部。尋告歸。丙戌除驗封司主事。明年大計京朝官。左都御史辛自修剛方。爲婁江所忌。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或慫之曰。公何不許辛與之同罷。相君且德公矣。起鳴如其慫。給事金論辛何。辛何果同罷。先生上疏分別君子小人。刺及執政。謫桂陽州判官。柳子厚蘇子瞻竄定山。曾謫桂陽。先生以前賢過化之地。扁所居曰愧軒。戍子移玉處州。明年丁憂。辛卯補泉州。尋擢考功司主事。三王並封。詔下。先生率四司爭之。疏九不可。得止。癸巳。內計太宰孫清簡考功郎趙忠毅盡斥小人。朝署爲之一清。政府大恚。忠毅降調外任。先生言臣與南星同事。南星被罪。臣獨何辭以免。不報。轉稽勛司。適鄒忠介請去。婁江言文書房傳旨放去。先生曰。不然。若放去果是相國宜成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國之非。若放去爲非。相國不宜成皇上之非。該部不宜成相國之是。若放去爲是。相國宜成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國之非。婁江語塞。自嚴嵩以來。內閣合六部之權而攬之。吏部至王國光楊巍指使若奴婢。陸五臺始正統均之體。孫清簡守而不變。婁江於是欲用羅萬化爲冢宰。先生不可。卒用陳泰介。婁江謂先生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爲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爲是。先生曰。外間亦有怪事。婁江曰。何也。曰。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爲是。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爲非。

是相與笑而罷歷文選司郎中當是時推用君子多不得志婁江一切歸過於上先生乘婁江假沐之間悉推君子之久詘奏輒得可婁江無以難也會推閣員婁江復欲用羅萬化先生又不可與太宰各疏所知七人無不合者太宰大喜生之七人者多不為時論所喜而名舊輔王山陰尤婁江之所不便也遂創先生籍戊戌始會吳中同志於二泉甲辰東林書院成大會四方之士一依白鹿洞規其他聞風而起者毘陵有經正堂金沙有志矩堂荊溪有明道書院虞山有文學書院皆捧珠盤請先生之蒞焉先生論學與世為體嘗言官輦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也故會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議國政亦冀執政者聞而藥之也天下

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廟堂亦有畏忌四明亂政附四明者多為君子所彈射四明度不能留遂計挈歸德同去以政授之朱山陰山陰懦且老不為衆所憚於是小人謀召婁江以中旨下之而于東阿李晉江葉福清亦同日拜焉晉江獨在京師得先入婁江方引故事疏辭先生為文二篇號夢語寐語譏切之江西黎政姜士昌以慶賀入遂疏錫爵再居相位偏愎忌刻摧抑人才不宜復用語連廷機大抵推先生旨也東阿以拜官之日卒不與政福清素無根柢於舊相特為東林所期許得入戊申詔起先生南京光祿少卿乞致仕時考選命下新衆臺諫附和東林者十八九益相與咀嚼婁江山陰晉江不得在位其黨斥逐殆盡而福清遂獨秉政海內皇皇以起廢一事望之福清度不能請請亦不力也未幾而淮撫之爭起淮撫者李三才以豪

傑自許。一時君子所屬望爲冢宰總憲者也。小人畏之特甚。遂出奇計攻之。先生故友淮撫會富平復起爲太宰。富平前與沈嘉禾爭丁右武計事。分爲兩黨。先生移書勸之。欲令洒濯嘉禾。引與同心。則依附者自解。且宜擁衛淮撫。勿墮壬人計。富平不省。而好事者遂錄其書傳天下。東林由是漸爲怨府。辛亥內計。富平斥崑宜黨魁七人。小人唁唁而起。儀部丁長孺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儀部又先生之門人也。壬子五月。先生卒。年六十三。先生卒後。福清亦罷相。德清用事。臺諫右東林者。鉏出他傍附者。皆以爲法譴向之罪中壬沈朱者不復口及。而東林獨爲天下大忌諱矣。天啓初。諸正人稍稍復位。鄒忠介請錄遺賢。贈太常寺卿。逆奄之亂。小人作東林黜將錄。天鑒錄同志錄以道之。凡海內君子不論有無干涉。一切指爲東林黨人。以御史

石三畏言。削奪先生。崇禎二年。贈吏部右侍郎。謚曰端文。先生深慮近世學者。樂趨便易。冒認自然。故於不思不勉當下即是。皆令查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勘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而於陽明無善無惡一語辯難不遺餘力。以爲壞天下教法。自斯言始。按陽明先生教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其所謂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有善有惡之意。以念爲意也。知善知惡非意動於善惡。從而分別之爲知。好善惡惡天命自然。炯然不昧者。知也。卽性也。陽明於此加一良字。正言性善也。爲善去惡。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良知是本體。天之道也。格物是工夫。人之道也。蓋上二句。淺言之。下二句。深言之。心意知物。只是一事。今錯會陽明之立論。將謂

心之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為有善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為善去惡之格物，層層自內而之外，使善惡相為對待，無善無惡一語不能自別於告子矣。陽明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即天理，其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乃復以性無善無不善自墮其說乎？且既以無善無惡為性體，則知善知惡之知，流為麤矣。陽明何以又言良知是未發之中乎？是故心無善念無惡念，而不昧善惡之知，未嘗不在，此至善也。錢啓新曰：無善無惡之說，近時為顧叔時顧季時馮仲好明白排決，已不至蔓延為害，當時之議陽明者以此為大節目，豈知與陽明絕無干涉，嗚呼，天泉証道，龍谿之累陽明多矣。

小心齋劄記

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羅豫章教李延平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氣象，至朱子又曰：只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不可去討靜坐，三言皆有至理，須參合之，始得。○識仁說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及觀世之號為識仁者，往往務為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爍回互，詭己詭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為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然後知程子之意遠矣。○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性即理也，言不得認氣質之性為性也。心即理也，言不得認血肉之心為心也，皆弊緊為人語。○或問致良知之說何如，曰：今之談良知者盈天下，猶似在離合之間也，盡徵諸孟子之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竊惟仁義爲性。愛敬爲情。知愛知敬爲才。良知二字蓋通性情才而言之者也。乃主良知者。既曰吾所謂知是體而非用。駁良知者又曰彼所謂知是用而非體。恐不免各墮邊見矣。曰有言良知即仁義禮智之智。又有言分別爲知。良知亦是分別。孰當。曰似也。而未盡也。夫良知一也。在惻隱爲仁。在羞惡爲義。在辭讓爲禮。在分別爲智。非可定以何德名之也。只因知字與智字通。故認知爲用者既專以分別屬之。認知爲體者又專以智屬之。恐亦不免各墮邊見矣。性體也。情用也。曰知曰能。才也。體用之間也。是故性無爲而才有爲。情有專屬而才無專屬。惟有爲。則仁義禮智一切德其發揮。有似乎用。所以說者謂之用也。惟無專屬。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切歸其統率。有似乎體。所以說者謂之體也。陽明先生揭致知特顯出一個良字。又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其言殊有斟酌。○性太極也。知曰良知。所謂乾元也。能曰良能。所謂坤元也。不慮言易也。不學言簡也。故天人一也。更不分別。○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總只是一個善。告子却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者。總總是個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總是個求於氣。告子却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本體只是一個空。求字打破。工夫也只是一個空。故曰告子禪宗也。○許行何如曰。其耜耕也。所以齊天下之物。將精麤美惡一切掃去。總總成就一個空。與告子一般意思。但告子衆許行淺。許行空却外面的。告子空

却裏面的。○告子仁內義外之說。非謂人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亦非因孟子之辨而稍有變也。正發明杞柳桮棬之意耳。何也。食色。性也。原未有所謂仁義。猶杞柳原未有所謂桮棬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各滯方所。物而不通。是故仁義成而性虧。猶桮棬成而杞柳虧也。始終只是一說。○食色。性也。當下卽是。更有何事。若過食而甘之。過色而悅之。便未免落在情境一邊。謂之仁。不謂之性矣。若於食而辨其孰爲可甘。於色而辨其孰爲可悅。便未免落在理路一邊。謂之義。不謂之性矣。故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告子之旨蓋如此。○訟卦義有君子之訟。有小人之訟。君子之訟。主於自訟。九五是也。小人之訟。主於訟人。餘五爻是也。○勿謂今人不如古人。自立而已。勿謂人心不如我心。自盡而已。董仲舒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此意最見得好。三千七十。其間品格之殊。至於倍蓰。只一段心事個個光明。提著權謀術數。便覺忸怩。自然不肖齒及他。非故擯而絕之也。○性。太極也。諸子百家。非不各有所得。而皆陷於一偏。只緣認陰陽五行爲家當。○丙戌。余晤孟我疆。我疆問曰。唐仁卿。伯元何如人也。余曰。君子也。我疆曰。何以排王文成之甚。余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已而過仁卿。述之。仁卿曰。固也。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爲文成諱否。余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元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於良知。獨其揭無善無惡四字爲性宗。愚不能

釋然耳仁卿曰善早聞足下之言向者從祀一疏尚合有商量也○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二氏之所謂空也名似而實遠矣是故諱言空者以似廢眞混言空者以似亂眞○人須是一個眞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以不眞之故便有夾帶是非太明怕有逼不去合不來的時節所以須要含糊少間又於是中求非非中求是久之且以是爲非以非爲是無所不至矣○異教好言父母未生前又好言天地未生前不如中庸只說個喜怒哀樂之未發更爲親切於此體貼未生前都在其中矣○一日遊觀音寺見男女載道余謂季時曰卽此可以辯儒佛凡諸所以爲此者一片禍福心耳未見有爲禍福而求諸吾聖人者也佛氏何嘗邀之使來吾聖人何嘗拒之使去佛氏何嘗專言禍福吾聖人何嘗諱言禍福就中體勘其間必有一段眞精神迥然不同處季時曰此特愚夫愚婦之所爲耳有識者必不然曰感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爲感也眞應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爲應也眞眞之爲言也純乎天而人不與焉者也研究到此一絲莫遁矣○知謂識其事之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朱子生平極不喜人說個悟字蓋有懲於禪門耳到這裡又未嘗諱言悟也○心活物也而道心人心辨焉道心有主人心無主有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神也無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險也○或問魯齋草廬之出仕何如曰在魯齋則可在草廬則不可曰得非以魯齋生於其地而草廬故國人嘗舉進士歟曰固是亦尚有說考魯齋臨終謂其子曰我生平爲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令子孫識其處足矣此分明表所仕之非得已又分明認所仕爲非愧

恨之意溢於言表。絕不一毫文飾也。乃草廬居之不疑。以爲固然矣。故魯齋所自以爲不可者。乃吾之所謂可。而草廬所自以爲可者。乃吾之所謂不可。自其心論之也。唐仁卿痛疾心學之說。亦曰。墨子言仁而賊仁。仁無罪也。楊子言義而賊義。義無罪也。世儒言心而賊心。心無罪也。仁卿曰。楊墨之於仁義。只在跡上模擬。其得其失。人皆見之。而今一切托之於心。無形無影。何處究詰。二者之流害孰大。孰小。吾安得不惡言心乎。予曰。只提出性字作主。這心便有管束。孔子自言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即性也。季時曰。性字大。矩字嚴。尤見聖人用意之密。仁卿曰。然。○佛法至釋迦一變。蓋迦葉以上有人倫。釋迦棄人倫矣。至達磨再變。釋迦之教圓。達磨之教主頓矣。至五宗三變。黃梅以前猶有含蓄。以後機鋒百出。傾囊倒篋不留一錢看矣。此雲門所以無可奈何。而有一拳打殺喂却狗子之說也。或曰。何爲爾爾。由他門畢竟呈出個伎倆來。便不免落窠臼。任是千般播弄。會須有盡。○孔孟之言。看生死甚輕。以生死爲輕。則情累不干。爲能全其所以生。所以死。以生死爲重。則惟規規焉軀殼之知。生爲徒生。死爲徒死。佛氏之謂生死事大。正不知其所以大也。○人身之生死有形者也。人心之生死無形者也。衆人見有形之生死。不見無形之生死。故常以有形者爲主。聖賢見無形之生死。不見有形之生死。故常以無形者爲主。○邇來講識仁說者多失其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今也於渾然與物同體。則悉意舉揚。於義禮智信皆仁也。則草草放過。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今也於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則悉意舉揚。於誠敬存之。則草草

放過若是者非半提而何既於義禮智信放過卽所謂渾然與物同體者亦只窺見龍統意思而已既於誠敬存之放過卽所謂不須防檢窮索者亦只窺見脫洒意思而已是并其半而失之也○康齋日錄有曰君子常常㫐虧方做得覽之惕然有省於是思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㫐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㫐虧而已矣○朱子之釋格物其義甚精語物則本諸帝降之衷民秉之彝夫子之所謂性與天道子思之所謂天命孟子之所謂仁義程子之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之所謂萬物一原語格則約之以四言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蓋謂內外精麤無非是物不容妄有揀擇於其間又謂人之入門各各不同須如此收得盡耳議者獨執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會兩言病其支離則過矣○惟危惟微惟精惟一是從念慮事爲上格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是就文字講論上格卽聖人亦不能外是四者朱子所云固徹上徹下語也○不學不慮所謂性也說者以爲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由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此猶就聖人孩提分上說若就性上看聖人之不勉而中恰到得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恰到得孩提之不慮而知耳雖然猶二之也原來只是一個沒些子界限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爲落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曰性也有命焉是推到人生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來脈極其元遠如此不得丟却源頭認形骸爲塊然之物也仁義禮智天道

人見以爲來自於穆窈然而不測今曰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脈極其切近如此不得丟却見在認於穆爲窈然之物也○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直是八字打開太極圖說言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即人心道心又不是截然兩物也孟子之論性命備發其旨性也有命焉蓋就人心指出道心以爲舍無極沒處尋二五也命也有性焉蓋就道心攝入人心以爲舍二五沒處討無極也所謂妙合而凝蓋如此○道者綱常倫理是也所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根乎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忠臣孝子皆爲報風生之恩而來凡亂臣賊子皆爲報風生之怨而來反諸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處吾見了不相干也於是綱常倫理直蕩焉無所繫屬而道窮矣法者黜陟予奪是也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發乎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君子而被戮辱皆其自作之孽而戮辱之者非爲庇惡揆諸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處吾見了不相蒙也於是黜陟予奪直貿然無所憑依而法窮矣○周子主靜蓋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靜坐則初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裡得個入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即喜怒哀樂紛然突交於前亦復如是總總一個未發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矣○程叔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季時謂添一語衆人本形史際明曰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

學在節義之外。予曰。宋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外。今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中。在節義之外。則其據彌巧。在功名富貴之中。則其就彌下。無惑乎學之爲世詬也。○或問佛氏大意。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閱七佛偈便自可見。曰。永嘉證道歌謂棄有而著無。如咎溺而投火。恐佛氏未必以無爲宗也。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棄有以有爲惡也。著無以無爲善也。是猶有善有惡也。無亦不著。有亦不棄。則無善無惡矣。自此以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直掃得沒些子剩。都是這個意思。○有駁良知之說者曰。分別爲知。良知亦是分別。余曰。分別非知。能分別者知也。認分別爲知。何啻千里。曰。知是心之發竅處。此竅一發。作善由之。作不善由之。如何靠得他作主。余曰。知善知惡是良知。假令善惡雜出。分別何在。曰。所求者既是靈明。能求者復是何物。如以靈明求靈明。是二之也。余曰。即本體爲工夫。何能非所。即工夫爲本體。何所非能。果若云云。孔之言操心也。孰爲操之。孟子之言存心也。孰爲存之。俱不可得而解矣。曰。傳習錄中一段云。蘇秦張儀也窺見良知妙用。但用之於不善耳。陽明言良知即天理。若二子窺見妙用。一切邪思枉念都無栖泊處。如之何用之於不善乎。揆諸知善知惡之說。亦自不免予盾也。余曰。陽明看得良知無善無惡。故如此說。良知何病。如此說良知。未能無病。陽明應自有見。恨無從就正耳。按儀秦一段。係記者之誤。故劉先生將此刪去。○問孟子道性善。更不說性如何樣善。只道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可見性中原無處著個善。即今反觀善在何處。曰。我且問即今反觀性在何處。曰。處處是性。從何拈出。曰。如此。我

且不問性在何處，但問性與善是一是二，曰是一非二，曰如此，却說低著不著。○羅近溪以顏山農爲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爲聖人，李卓吾以何心隱爲聖人。○何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人者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耶。可農擇家僮四人，每人授二百金，令其生殖。內一人從心隱問計，心隱授以六字曰：一分賣，又益以四字曰：頓買零賣。其人用之，起家至數萬。試思兩言至平易至巧妙，以此處天下事可迎刃而解，假令其心術正固是有用才也。○弊竅只在識性，識得時不思不勉是率性，思勉是修道，識不得時不思不勉是忘，思勉是助，總與自性無干。○謂之善定是不思不勉，謂之不思不勉尚未必便是善。○伍容菴曰：心既無善知安得良，其言自相悖。○朱子云佛學至禪學大壞，只此一語五宗俱應下拜。

義謂至棒喝而禪學又大壞　○余弱冠時好言禪，久之意頗厭而不言，又久之恥而不言，至於今方畏而不言。羅近溪於此最深，及見其子讀大慧語錄輒呵之，卽管東溟亦曰：吾於子弟益未曾與語及此。吾儒以理爲性，釋氏以覺爲性，語理則無不同，自人而禽獸而草木而瓦石一也，雖欲二之而不可得也。語覺則有不同矣，是故瓦石未嘗無覺，然而草木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草木之覺，草木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禽獸之覺，禽獸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人之覺，雖欲一之而不可得也。今將以無不同者爲性乎，以有不同者爲性乎。○史際明曰：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君子在位，其不能容小人，宜也。至於幷常人而亦不能容君子，窮矣。小人在位，其不能容君子，宜也。至於幷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進而附於君子，而小人窮矣。義謂常人附於君子，亦君子之窮也。常人未必眞能

爲君子。則小人并疑君子爲常人。而得以藉口矣。此東林君子。往往爲依附者所累也。○玉池問念菴先生謂知善知惡之知。隨發隨泯。當於其未發求之。何如。曰。陽明之於良知。有專言之者。無知無不知是也。有偏言之者。知善知惡是也。陽明生平之所最喫緊只是良知二字。安得遺未發而言。只緣就大學提宗。盡舉心意知物。自不得不以心爲本體。既以心爲本體。自不得不以無善無惡屬心。既以無善無惡屬心。自不得不以知善知惡屬良知。參互觀之。原自明白。念菴恐人執用而忘體。因特爲拈出未發。近日王塘南先生。又恐人離用而求體。因曰知善知惡。乃徹上徹下語。不須頭上安頭。此於良知。盡有發明。而於陽明全提之旨。似均之弄悟未盡也。○近世喜言無善無惡。就而卽其旨。則曰所謂無善非眞無善也。只是不著於善耳。予竊以爲經言無方。無體是恐著了方體也。言無聲無臭。是恐著了聲臭也。言不識不知。是恐著了識知也。何者。吾之心原是超出方體聲臭識知之外也。至於善卽是心之本色。說個不著。如明是目之本色。還說得個不著於明否。聰是耳之本色。還說得個不著於聰否。又如孝子。還可說莫著於孝否。如忠臣。還可說莫著於忠否。昔陽明遭宸濠之變。日夕念其親不置。門人問曰。得無著相。陽明曰。此相如何不著。斯言足以破之矣。○管東溟曰。凡說之不正而久流於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竊謂無善無惡四字當之。何者見以爲心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個空見。以爲無善無惡。只是心之不著於有也。究竟且成一個混空。則一切解脫。無復掛礙。高明者入而悅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仁義爲桎梏。以禮法爲土苴。以日用爲緣塵。以操持爲把

捉以隨事省察爲逐境以訟悔遷改爲輪廻以下學上達爲落
階級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爲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
無復揀擇圓融者便而趨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任情爲率性
以隨俗襲非爲中庸以閹然媚世爲萬物一體以枉尋直尺爲
捨其身濟天下以委曲遷就爲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忌爲不
好名以臨難苟安爲聖人無死地以頑鈍無恥爲不動心者矣
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是故欲就而詰之彼
其所占之地步甚高上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彼
其所握之機緘甚活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即孔孟復作亦
奈之何哉問本朝之學惟白沙陽明爲透悟陽明不及見白沙
而與其高弟張東所湛甘泉相往復白沙靜中養出端倪陽明
居夷處困悟出良知良知似即端倪何以他日又闢其勿忘勿

助曰陽明曰空千古直是不數白沙故生平無一語及之至
勿忘勿助之關乃是平地生波白沙曷嘗丟却有事只言勿忘
勿助非惟白沙從來亦無此等呆議論也○語本體只是性善
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

商語

丁長孺曰聖賢無討便宜的學問學者若跳不出安飽二字猶
妄意插脚道中此討便宜的學問也○博文是開拓工夫約禮
是收斂工夫○乾坤一闔一闢也坎離一虛一實也震艮一動
一靜也兌巽一見一伏也皆可作博約註疏○王龍谿問佛氏
實相幻相之說於陽明陽明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龍谿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
上說工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說本體又陽明

曰不睹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功夫又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予曰凡說本體容易落在無一邊陽明所云無心俱是幻景邇所云不做功夫的本體也今曰戒慎恐懼是本體即不睹不聞原非是無所云有心俱是實此矣凡說工夫容易落在有一邊陽明所云有心俱是幻景邇所云不識本體的功夫也今曰不睹不聞是功夫即戒慎恐懼原非是有所云無心俱是實此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所空者喜怒哀樂也非善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所空者聲臭也非善也夫善者內之不落喜怒哀樂外之不落聲臭本至實亦本至空也又欲從而空之將無架屋上之屋疊床下之床也○金玉瓦礫之喻列覽不倫夫善者指吾性之所本有而名之也惡者指吾性之所本無而名之也金玉瓦礫就兩物較之誠若判然若就眼上看金玉瓦礫均之爲惡也非善也以其均之爲眼之所本無也取所本無喻所本有非其類矣○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因用以顯體也愚作一轉語曰乃所謂性則無不善矣乃所以善也蓋因體以知用也○或謂性體虛明湛寂善不得而名之以善名性淺之乎其視性矣竊意善者萬德之總名虛明湛寂皆善之別名也名曰清虛湛一則得名曰善則不得十與二五有以異乎將無淺之乎其視善也○孟子不特道情善且道形善所謂形色天性是也情之虛明湛寂不待言形則不免重滯矣由孟子言之都是虛明湛寂的何者以肉眼觀通身皆肉以道眼觀通身皆道也象山每與人言爾目自明爾耳自聰亦是此意○陽明之無善無惡與告子之無善無惡不同然費個轉語便不自然假如有人於此揭兼

愛爲仁宗而曰我之兼愛也不同揭爲我爲義宗而曰我之爲我與楊氏不同也人還冇之否○古之言性者出於一今之言性者出於二一統乎太極而爲言也出於二雜乎陰陽五行而爲言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皆就陰陽五行中拈出主宰所謂太極也以其渾然不偏曰衷以其確然不易曰則試於此體味可謂之無善無惡乎可謂之有善有惡乎可謂之能爲善亦能爲惡乎是故以四端言性猶云是用非體即以四德言性猶云是條件非統體其善還在可疑可信之間惟知帝衷物則之爲性不言善而其爲善也昭昭矣○形有方所是極實的物事易於凝滯要其所以爲形本之天命之散而成用也其亦何嘗不虛也耳順則有方所者悉歸融化實而能虛不局於有矣心無方所是極虛的物事易於走作乃其所以爲心本之天命之聚而成體也其亦何嘗不實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無方所者悉歸調伏虛而能實不蕩於無矣○鄧定宇秋游記有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龍溪極賞之新本刪去此三語是此老百尺竿頭進步惟恐發人之狂頑爲掃蕩也○高景逸曰果是透性之人即言收攝不曾加得些子若未透性即言自然不免加了自然底意思況借自然易流懶散借收攝可討入頭故聖賢立教必遍上下照古今若以今日禪家的話頭去駁孔子語是病不知聖賢所以至今無病者正在此也陽明之良知至矣盡其末流上者益上下者益下則非陽明本旨也江右先達如羅念菴於此每有救正王塘南於此每有調停便俱受不透性之譏矣心之所以爲心非血肉之謂也應有個根柢處性是

已舍性言心其究也必且墮在情識之內龕而不精天之所以爲天非窈冥之謂也應有個著落處性是已舍性言天其究也必且求諸當人之外虛而不實

論學書

陽明先生曰求諸心而得雖其言之非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爲非也求諸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爲是也此兩言者某竊疑之夫人之一心渾然天理其是天下之眞是也其非天下之眞非也然而能全之者幾何惟聖人而已矣自此以下或偏或駁遂乃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欲一一而得其眞吾見其難也故此兩言者其爲聖人設乎則聖人之心雖千百載而上下冥合符契可以考不謬俟不惑無有求之而不得者其爲學者設乎則學者之去聖人遠矣其求之或得或不得宜也於此正應沈潛玩味虛衷以俟更爲質諸先覺考諸古訓退而益加培養洗心宥密俾其渾然者果無媿於聖人如是而猶不得然後徐斷其是非未晚也苟不能然而徒以兩言橫於胸中得則是不得則非其勢必至自專自用憑恃聰明輕侮先聖註腳六經無復忌憚不亦誤乎陽明嘗曰心卽理也某何敢非之然而言何容易孔子七十從心不踰矩始可以言心卽理七十以前尚不知如何也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始可以言心卽理三月以後尚不知如何也若漫曰心卽理也吾問其心之得不得而已此乃無星之秤無寸之尺其於輕重長短幾何不顛倒而失措哉與李見羅○心在人欲上便是放在天理上便是收天理本內也因而象之曰在內人欲本外也因而象之曰在外非有方所可求知此則知把柁之所在矣今曰著意收他恐收

卽成礙。任其走作。腔子裏何物把柁。似只在方所上揣摩。而不於理欲關頭討個分曉。將來恰成一弄精魂漢。乃放心非求放心也。（復唐大光）○南昌有朱以功布衣行修言道。慨慨君子也。足與章本清布衣頡頏後先。暇中可物色之。（與孟白）○以功有朱布衣集多所發明。向嘗見之。今失其本。容當訪問。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第辨四字於告子之見性黭。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黭。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自立空宗。在吾儒則陰壞實教也。夫自古聖人教人。爲善去惡而已。爲善爲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然既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其下一語也。何者。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陽明曰。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却爲善去惡矣。既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爲是權教。非實教也。其誰肯聽。既已拈出一個虛寂。又恐人養成一個虛寂。縱重重教戒。重重屬咐。彼直見以爲是爲衆人說。

非爲吾輩說也。又誰宥聽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因之以所厭。畀之以所樂而復攖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一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羅念菴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便以爲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王塘南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使學者以虛見爲實悟。必依憑此語。如服鴆毒未有不殺人者。海內有號爲超悟而竟以破戒負不諱之名。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四無之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鴆毒。四有之說。主工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外道。然則陽明再生。目擊茲弊。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乎。同上

當下繹

當下者。即當時也。此是各人日用間現現成成一條大路。但要知有個源頭在。何也。吾性合下具足。所以當下即是。合下以本體言。通攝見在過去未來。最爲圓滿。當下以對境言。論見在。不論過去未來。最爲的切。究而言之。所謂本體原非於對境之外。另有一物。而所謂過去未來要亦不離於見在也。特具足者。委是人人具足。而即是者。尚未必一一皆是耳。是故認得合下明白。乃能識得當下。認得當下明白。乃能完得合下。此須細細參求。未可率爾也。○平居無事。不見可喜。不見可嗔。不見可疑。不見可駭。行則行。住則住。坐則坐。臥則臥。即衆人與聖人何異。至遇富貴鮮不爲之充詘矣。遇貧賤鮮不爲之隕穫矣。遇造次。鮮不爲之擾亂矣。遇顛沛。鮮不爲之屈撓矣。然則富貴一關也。貧

賤一關也造次一關也顛沛一關也到此直令人肝腑具呈手足盡露有非聲音笑貌所能勉強支吾者故就源頭上看必其無終食之間違仁然後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其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食之間違仁耳○予謂平居無事一切行住坐臥常人亦與聖人同大概言之耳究其所以却又不同蓋此等處在聖人都從一團天理中流出是為真心在常人則所謂日用而不知者也是為習心指當下之習心混當下之真心不免毫釐而千里矣昔李襄敏講學諸友競辨良知發一問曰堯舜孔子豈不同為萬世之師今有人過堯舜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安過孔子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不安就下車孔廟而言指曰良知則分明是個良知就不下車堯舜廟而觀則安於堯舜廟者固是個習心而不安於孔廟者亦祇是個習心耳良知何在衆皆茫然無對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常州之無錫人萬歷己丑進士壽丁
嗣父憂服闋授行人時四川僉事張世則生疏謂程朱之學未
能誠意壞宋一代之風俗進所著大學古本初議欲施行天下
一改章句之舊先生上疏駁之寢其進書婁江再入輔政驅除
異己六十餘人以趙用賢望重示意鄭材楊應宿訐其絕婚去
之先生劾錫爵聲音笑貌之間雖示開誠布公之意而精神心
術之微不勝作好作惡之私謫揭陽添註典史半載而歸遂與
顧涇陽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每月三日遠近集者數百人以
爲紀綱世界全要是非明白小人聞而惡之廟堂之上行一正
事發一正論俱目之爲東林黨人天啓改元先生在林下已二
十八年起爲光祿寺丞陞少卿署寺事孫宗伯明春秋之義劾

舊輔方從哲先生會議持之益力轉太常大理晉太僕卿乞差還里甲子卽家起刑部侍郎逆奄魏忠賢亂政先生謂同志曰今日之事未能用倒倉之法惟有上下和衷少殺其毒耳其論與先忠端公相合總憲缺先忠端公七速推憲臣慎簡名賢疏意在先生也陞左都御史糾大貪御史崔呈秀依律遣戍亡何逆奄與魏廣微合謀借會推晉撫一事盡空朝署先生遂歸明年三朝要典成坐移宮一案削籍爲民毀其東林書院丙寅又以東林邪黨逮先生及忠端公七人緹帥將至先生夜半書遺疏自沈止水三月十七也年六十有五疏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崇禎初逆奄呈秀伏誅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蔭子謚忠憲其自序爲學之次第云吾年二十有五聞令公李

元沖陽名復與顧涇陽先生講學始志於學以爲聖人所以爲聖人者必有做處未知其方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大不自在及放下又散漫如故無可奈何久之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不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間否耶覓註釋不得忽於小學中見其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爲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也頓自輕鬆快活適江右羅止菴名懋忠來講李見羅修身爲本之學正合於余所持循者益大喜不疑是時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言動無謬已丑第後益覺此意津津憂中讀禮讀易壬辰謁選平生恥心最重筮仕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吾獨知而行是非好惡無所爲而發者天啓之矣驗之願近於此略見本心妥自擔負期於見義必爲冬至朝天宮

習儀僧房靜坐自覺本體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誠一時快然如脫纏縛癸巳以言事謫官頗不爲念歸嘗世態便多動心甲午秋赴揭陽自省胸中理欲交戰殊不寧帖在武林與陸古樵（名粹明吳子往（名志遠）談論數日一日古樵忽問曰本體何如余言下茫然雖答曰無聲無臭實出口耳非由眞見將過江頭是夜明月如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已勸酬爲最適意時然余忽忽不樂如有所束勉自鼓興而神不偕來夜闌別去余便登舟猛省曰今日風景如彼而余之情景如此何也窮自根究乃知於道全有未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眞負此身矣明日於舟中厚設蓆席嚴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中不帖處只將程朱所示法門參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極而睡睡覺復坐於前諸法反覆更互心氣清澄時便有塞乎天地氣象第不能常在路二月幸無人事而山水清美主僕相依寂寂靜靜晚間命酒數行停舟青山徘徊碧澗時坐磐石溪聲鳥韻茂樹修篁種種悅心而心不著境過汀州陸行至一旅舍舍有小樓前對山後臨澗登樓甚樂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絕忽如百斤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透體逼明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平日浹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乙未春自揭

陽歸取釋老二家參之釋典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高若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即二氏亦飲食衣被其中而不覺也戊戌作水居為靜坐讀書計然自丙申後數年喪本生父母徙居婚嫁歲無寧息只於動中煉習但覺氣質難變甲辰顧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功徐而驗之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滓穢黜盡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余以最劣之質即有豁然之見而缺此一大段工夫其何濟焉

所幸呈露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丙午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此性無古無今無聖無凡天地人只是一個惟最上根潔清無蔽便能信入其次全在學力稍隔一塵頓遥萬里孟子所以示瞑眩之藥也丁未方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謂之性者色色天然非由人力鳶飛魚躍誰則使之勿忘勿助猶為學者戒勉若眞機流行瀰漫布濩亘古亘今間不容息於何而忘於何而助所以必有事者如植穀然根苗花實雖其自然變化而栽培灌溉全在勉強學問苟漫說自然都無一事即不成變化亦無自然矣辛亥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此道絶非名言可形程子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為盡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

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豈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此先生甲寅以前之功如此其後涵養愈粹工夫愈密到頭學力自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劉先生謂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無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先生之學一本程朱故以格物爲要但程朱之格物以心主乎一身理散在萬物存心窮理相須並進先生謂纔知反求諸身是眞能格物者也頗與楊中立所說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爲相近是與程朱之旨異矣先生又曰人心明卽是天理窮至無妄處方是理淡有助乎陽明致良知之說而謂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靈之用多爲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至善遠矣吾輩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爲宗不以知爲宗也夫善豈有形象亦非有一善從而知之知之推極處卽至善也致良知正是止至善安得謂其相遠總之致知格物無先後之可言格物者申明致之一字格物卽在致之中未有能致而不謂之格物者先生謂有不格物之致知則其所致者何事故必以外窮事物之理爲格物若如先生言人心明卽是天理則陽明之致知卽是格物明矣先生之格物本無可議特欲自別於陽明反覺多所扞格耳

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於至善處也。○格物是隨事精察。物格是一以貫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良知也。因其已知而益窮之。至乎其極。致良知也。○纔知反求諸身。是眞能格物者也。○格物愈博。則歸本愈約。明則誠也。○窮理者格物也。知本者物格也。窮理。一本而萬殊。知本。萬殊而一本。○學者以知至爲悟。不悟不足以爲學。故格物爲要。○無工夫則爲私欲牽引於外。有工夫則爲意念束縛於中。故須物格知至。誠正乃可言也。○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由此觀之。可見物之格。卽知之至。而心與理一矣。今人說著物。便以爲外物。不知不窮其理。物是外物。物窮其理。理卽是心。故魏莊渠曰。物格則無物矣。○學有無窮工

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心無一事之爲敬○無適自然有主不假安排○不知敬之即心而欲以敬存心不識心亦不識敬○無妄之謂誠無適之謂敬有適皆妄也○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人心如何能無適故須窮理識其本體所以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故居敬窮理只是一事○朱子立主敬三法伊川整齊嚴肅上蔡常惺惺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言敬者總不出此然常惺惺其心收斂一蓄意便不是蓋此心神明難犯手勢惟整齊嚴肅有妙存焉未嘗不惺惺未嘗不收斂內外卓然絕不犯手也○人心放他自由不得○心中無絲髮事此爲立本○理不明故心不靜心不靜而別爲法以治其心者皆害心者也人心戰戰兢兢故坦坦蕩蕩何也以心中無事也試想臨深淵履薄冰此時心中還著得一事否故如臨如履所以形容戰戰兢兢必有事焉之象實則形容坦坦蕩蕩澄然無事之象也○眞知天自是形體隔不得觀天地則知身心天包地外而天之氣透於地中地之氣皆天之氣心天也身地也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倚心依身身依心自相依倚○心即精神不外馳即內凝有意凝之反梏之矣○朱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蓋天地之心充塞於人身者爲惻隱之心人心充塞天地者即天地之心人身一小腔子天地即大腔子也○孟子心之官則思思則虛靈不昧之謂思是心之睿於心爲用著事之思又是思之用也○一念反求此反求之心即道心也更求道心轉無交涉○須知動心最可恥心至貴也物至賤也奈何貴爲賤役○何以謂

心本仁。仁者生生之謂。天只是一個生。故仁即天也。天在人身爲心。故本心爲仁。其不仁者心蔽於私。非其本然也。○人身內外皆天也。一呼一吸與天相灌輸。其死也。特脫其闔闢之樞紐而已。天未嘗動也。○理靜者理明。欲淨。胸中廓然無事而靜也。氣靜者定久氣澄。心氣交合而靜也。理明則氣自靜。氣靜理亦明。兩者交資互益。以理氣本非二。故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爲延平門下至教也。若徒以氣而已。動即失之。何益哉。○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謂默坐之時。此心澄然無事。乃所謂天理也。要於此時默識此體云爾。非默坐澄心又別有天理當體認也。○朱子曰。必因其已發而遂明之。省察之法也。吾則曰。必因其未發而遂明之。體認之法也。其體明。其用益明矣。○龜山曰。天理即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言命者惟此語最盡。其實無一事不要惹事。○窮理者天理也。天然自有之理。人之所以爲性。天之所以爲命也。在易則爲中正。聖人卦卦拈出示人。此處有毫釐之差。便不是性學。○人心明即是天理。○既得後須放開。蓋性體廣大。有得者自能放開。不然還只是守。不是得。蓋非有意放開也。○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爲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一以善爲意也。故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爲善事。以惡爲惡事也。以善爲意。以善爲事者不可曰明善。○龜山門下相傳靜坐中觀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是靜中見性之法。要之觀者即是未發者也。觀不是思。思則發矣。此爲初學者引而至之之善誘也。○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只是非兩字。亘古亘今。塞天塞地。只是一生機流行。所謂易也。○大

易教人息息造命。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其所由來者漸也。旣已來矣。寧可逆乎。辨之於蚤。如地中無此種子。秧從何來。○繼之者善。是萬物資始。成之者性。是各正性命。元特爲善之長耳。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繼之者皆此善也。○利貞者性情也。成這物方有這性。故至利貞始言性情。○伊川說游魂爲變曰。旣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此殆不然。只說得形質耳。游魂如何滅得。但其變化不可測識也。聖人卽天地也。不可以存亡言。自古忠臣義士。何曾亡滅。避佛氏之說而謂賢愚善惡同歸於盡。非所以教也。況幽明之事昭昭於耳目者終不可掩乎。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天地間感應二者。循環無端。所云定數莫逃者。皆應也。君子盡道其間者皆感也。應是受命之事。感是造命之事。聖人祈天永命。皆造命也。我由命造。命由我造。但知委順而不知順道。非知命者也。○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無。撇脫然不如悟到性上。一物無有。萬念自無繫累也。○一日克己復禮。無我也。佛氏曰懸崖撒手。近儒亦曰挤。皆似之而實非。何者以非聖人所謂復禮也。或曰眞爲性命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是欲率天下入於無忌憚。其流之弊弒父與君無所不至。○政事本於人才。舍人才而言政者必無政。財用本於政事。舍政事而言財者必無財。○有問錢緒山曰。陽明先生擇才始終得其用。何術而能然。緒山曰。吾師用人。不專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爲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無成功。愚謂此言是用才之訣也。然人之心地不明。如何察得人心術。○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

進不忠無量見大則量大皆得之於學也

劉記

心無出入所持者志也○道無聲臭體道者言行而已○人心纔覺便在腔子裡不可著意○有憤便有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平日無憤無樂只是悠然○天然一念現前能爲萬變主宰此先立乎其大者○當下即是此默識要法也然安知其當下果何如朱子曰提醒處即是天理更別無天理此方是眞當下○易之本體只是一生字工夫只是一懼字○窮至無妄處方是理

說類

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不待安排勿著方所勿思效驗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貼聖賢切要之言自有入處靜至三日必臻妙境○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即性體也以其清淨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晝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須在人各各自體貼出方是自得靜中妄念既淨昏氣自清只眞體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強除不得妄念強除不得體認本性原來本色還他湛然而已大抵著一毫意不得著一毫見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由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默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個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靜中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眞得力動中得力方是動中眞得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所謂仁者此也是復性之

道也。（靜坐說）○前靜坐說。觀之猶未備也。夫靜坐之法。入門者藉以涵養。初學者藉以入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而見平常之體乎。平常則散漫去矣。故必收斂身心。以主於一。一即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此意亦非著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著意則非一也。不著意而謂之意者。但從衣冠瞻視間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平常矣。故主一者。學之成始成終者也。（靜坐後說）○凡人之所謂心者。念耳。人心日夜繫縛在念上。故本體不現。一切放下。令心與念離。便可見性。放之念亦念也。如何得心與念離。放退禪念。只是一念。所謂主一也。習之久。自當一旦豁然。（示學者）○古人何故最重名節。只為自家本色。原來冰清玉潔。著不得些子汙穢。纔些子汙穢。自家便不安。此不安之心正是原來本色。所謂道也。同上○為善必須明善。善者性也。性者人生而靜。是也。人生而靜時。胸中何曾有一物來。其營營擾擾者皆有知識以後。日添出來。非其本然也。既是添來。今宜減去。減之又減。以至於減無可減。方始是性。方始是善。何者。人心湛然無一物時。乃是仁義禮智也。為善者乃是仁義禮智之事也。（為善說）○今人所謂天。以為蒼蒼在上者云耳。不知九天而生九地。而下自吾之皮毛骨髓。以及六合內外。皆天也。然則吾動一善念而天必知之。動一不善念而天必知之。而天又非屑屑焉知其善而報之善。知其不善而報之不善也。凡感應者。如形影然。一善感而善應隨之。一不善感而不善應隨之。自感自應也。夫曰自感自應。何以為之天。何以為天必知之也。曰自感自應。所以為天也。所以為其物不貳也。若曰有感之者。又有應之者。是二之矣。惟不二。所以不爽也。（知天說）○昔朱子初年。以人自有

生卽有知識念念遷革初無頃刻停息所謂未發者乃寂然之本體一日之間卽萬起萬滅未嘗不寂然也蓋以性爲未發心爲已發未發者卽在常發中更無未發時也後乃知人心有寂有感不可偏以已發爲心中者心之所以爲體寂然不動者也性也和者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情也故章句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二語指出性情如指掌矣王文成復以性體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以鐘爲喻謂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已扣時原自寂天寞地此與朱子初年之說相似而實不同蓋朱子初年以人之情識逐念流轉而無未發之時文成則以心之生機流行不息而無未發之時文成之說微矣而非中庸之旨也中庸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言夫人豈有終日喜怒哀樂者蓋未發之時爲多而喜怒哀樂可言未發不可言不發文成所謂發而不發者以中而言中者天命之性天命不已豈有未發之時蓋萬古流行而太極本然之妙萬古常寂也可言不發不可言未發中庸正指喜怒哀樂未發時爲天命本體而天命本體則常發而不發者也情之發性之用也不可見性之體故見之於未發未發一語實聖門指示見性之訣靜坐觀未發氣象文程門指示初學者攝情歸性之訣而以爲無未發時者失其義矣未發說○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只一性字聖人言性所以異於釋氏言性者只一理字理者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故曰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此處差不得鉄忽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明道見得天理精故曰傳燈錄千七百人若有一人悟道者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異服而終此與曾子易簀意同此理在拈花一脈之上非窮理到

至極處不易言也心性說○老氏氣也佛氏心也聖人之學乃所謂性學老氏之所謂心所謂性則氣而已佛氏之所謂性則心而已非氣心性有二其習異也性者天理也外此以爲氣故氣爲老氏之氣外此以爲心故心爲佛氏之心聖人氣則養其道義之氣心則存其仁義之心氣亦性也心亦性也或者以二氏言虛無遂諱虛無非也虛之與實有之與無同義而異名至虛乃至實至無乃至有二氏之異非異於此也性形而生者也心與氣形而下者也老氏之氣極於不可名不可道佛氏之心極於不可思不可議皆形而上者也二氏之異文非異於道器也其端緒之異天理而已氣性說○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二語關涉不小了此即聖人艮止心法胡廬山以爲心即理也舍心而求諸物遺內而徇外舍本而逐末也嗚呼天下豈有心外之物哉當其寂也心爲在物之理義之藏於無朕也當其感也心爲處物之義理之呈於各當也心爲在物之理故萬象森羅心皆與物爲體心爲處物之義故一靈變化物皆與心爲用體用一源不可得而二也物顯乎心心妙乎物妙物之心無物於心無物於心而後能物物故君子不從心以爲理但循物而爲義不從心爲理者公也循物爲義者順也故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故曰聖人之喜怒在物不在已八元當舉當舉之理在八元當舉而舉之義也四凶當罪當罪之理在四凶當罪而罪之義也此之謂因物付物此之謂艮背行庭內外兩忘澄然無事也彼徒知昭昭靈靈者爲心而外天下之物是心爲無矩之心以應天下之物師心自用而已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理義說○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天地間性有萬殊者形而已矣以

人物言之人形直而靈獸形橫而蠢以人言之形清而靈形濁而蠢故史傳所載商臣伯石之類皆形也形異而氣亦異氣異而性亦異非性異也弗虛弗靈性弗著也夫子曰性相近也習染未深之時未始不可爲善故曰相近然而質美者習於善易習於惡難質惡者習於惡易習於善難上智下愚則氣質美惡之極有必不可習於善必不可習於惡也故有形以後皆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非學不復故曰學以變化氣質爲主或疑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不可分性爲二者非也論性於成形之後猶論水於淨垢器中道著性字只是此性道著水字只是此水豈有二耶或又疑性自性氣質自氣質不可混而一之者亦非也天地之道爲物不貳故性卽是氣氣卽成質惡人之性如垢器盛水清者已垢垢者亦水也明乎氣質之性而後知天下有自幼不善者氣質而非性也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說○凡了悟者皆乾也修持者皆坤也人從迷中忽覺其非此屬乾知一覺之後遵道而行此屬坤能皆乾坤之倪而非其體乍悟復迷乍作復止未足據也必至用力之久一旦豁然如大畜之上九畜極而通曰何天之衢乃如是乎心境都忘宇宙始闢方是乾知知之既眞故守之必力細行克矜小物克謹視聽言動防如關津鎮如山岳方是坤能譬之於穀乾者陽發生耳根苗花實皆坤也蓋乾知其始坤成其終無坤不成物也故學者了悟在片時修持在畢世若曰悟矣一切冒嫌疑毀藩籬曰吾道甚大奈何爲此拘拘者則有生無成苗不秀秀不實惜哉乾坤說○眞放下乃眞操存眞操存乃眞放下心存誠敬至於死生不動更有何物不放下耶若謂心存誠敬胸中有誠敬則拳

拳服膺胸中有一善乎。本體本無可拈。聖人姑拈一善字。工夫極有多方。聖人爲指一敬字。鄒顧涛益

辨

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陽明曰。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物各得其理矣。事物各得其理。格物也。是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後物格也。又曰。物事也。格。正也。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又曰。格物者。格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是格物在正心誠意。意誠心正而後格物也。陽明辨○凡人之學。謂之曰務外遺內。謂之曰玩物喪志者。以其不反而求諸理也。求諸理。又豈有內外之可言哉。在心之理。在物之理。一也。天下無性外之物。無心外之理。猶之器受日光。在彼在此。日則一也。不能析之而爲二。豈待合之而始一也。同上

論學書

平昔自認以此心惺然常明者爲道心。惟知學者有之。蚩蚩之氓。無有也。卽其平旦幾希。因物感觸。倏明倏晦。如金在鑛。但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如水凝冰。但可謂之冰。不可謂之水。而先生乃曰。僮僕之服役中節者。皆道心也。初甚疑之。已而體認忽覺平日所謂惺然常明之心。乃是把捉之意。而蚩蚩之民。有如鳶飛魚躍。出於任天之便者。反有合於不識不知之帝則。特彼日用不知耳。然則無覺非也。有意亦非也。必以良心之自然者爲眞。稍涉安排。卽非本色矣。與許敬菴○佛氏所謂善念中善事也。與聖人言善。絕不相干。韓子曰。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固宜。如佛氏所謂善其無之也。亦宜。答顧涇陽○格物之功非

一。其要歸於知本。知修身爲本。而本之天下無餘事矣。蓋格來格去。知得世間總無身外之理。總無修外之工。正其本。萬事理。更不向外著一念。如此自然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豈不是止至善也。程朱錯認此謂知本是關文。而謂格致別有傳。遂令修身爲本二節無歸著。後世知得此謂知本是原文。而謂格物只格本末。又令格物致知之工無下手。假令一無知識之人。不使讀書講論。如朱子四格法。而專令格本末。其有入乎。同上

○諸老之中。塘南可謂洞澈心境者矣。然以愚見窺之。尚有未究竟在。何則。聖人之學上下一貫。故其表裏精麤無不兼到。舉要而言。循理而已。循理便無事。即無思無爲之謂也。今徒曰無思無爲。得手者自不至遺棄事物。然已啓遺棄事物之弊矣。如曰止於至善有何名相倚著之可言。至矣極矣。今必曰無善無惡。又須下轉語曰。無善無惡乃所以爲至善也。明者自可會通。然而以之明心性者十之一。以之滅行檢者十之九矣。無思無爲者。即無善無惡之謂也。未離倚著。易知。解則未離門戶。未離門戶。則未離倚著。倚著之倚著難知也。故曰尚有未究竟在。聖人之道至易至簡。無可名言。故曰予欲無言。惟其無可言。故其可言者人倫日用之常而已。所以愈淺而愈深。愈卑而愈高。愈顯而愈微。然而如之何而可使人見本體也。曰。此在人之信而非可以無思無爲無善無惡轉令人走向別處去也。如易曰。乾元亨利貞。如言人仁義禮智之謂也。停停當當本體如是而已。信得及者。別無一事。自用常行。人倫事物。無令少有汙壞而已。此所以爲至易至簡也。同上○善即生生之易也。有善而後有性。學者不明善故不知性也。夫善洋洋乎盈眸而是矣。不

明此則耳目心志一無著落處其所學者僞而已矣然其機竅在於心人心反復入身來故能向上尋去下學而上達也（答馮少墟）○方寸卽宇宙也世人漫視爲方寸耳顧非窮究到名言不立之地爲名言而已非存養於思慮未發之先爲思慮而已名言思慮爲憧憧之方寸而已（答劉念臺）○理者心也窮之者亦心也但未窮之心不可爲理未窮之理不可爲心此處非窮參妙悟不可悟則物物有天然之則日用之間物還其則而己無與焉如是而已（同上）○心一也黏於軀殼者爲人心卽爲識發於義理者爲道心卽爲覺非果有兩心然一轉則天地懸隔謂之覺矣猶以爲形而下者乘於氣機也視聽持行皆物也其則乃性也佛氏以擎拳竪拂運水搬柴總是神通妙用蓋以縱橫竪直無非是性而毫釐之差則於上辨之凡事稍不合則必有不安此見天然自有之中毫髮差池不得若觀佛氏於彝倫之際多所未安彼却不顧也（同上）○敬者絕無之盡也有毫釐絲忽在便不是有敬字在亦不是（同上）○存養此心純熟至精微純一之地則卽心卽性不必言合如其未也則如朱子曰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不嫌於分剖也（與錢啓新）○貨色二字落腳便成禽獸（與揭陽先生）○自昔聖賢兢兢業業不敢縱口說一句大膽話今却不然天下人不敢說底話但是學問中人說以心性之虛見爲名教罪人者多矣（與管東溟）○某洗心待益但見本性本無常變變動他不得一切變幻皆銷歸於此（候趙儕鶴師）○嘗妄意以爲今日之學寧守先儒之說拘拘爲尋行數墨而不敢談元說妙自陷於不知之妄作寧稟前哲之矩矱矱爲鄉黨自好而不敢談圓說通自陷於無忌憚之中庸積之之久倘習心變

革德性堅凝自當悅然知大道之果不離日用常行而步步踏實地與對塔說相輪者遠矣（答葉臺山○學必須悟悟後方知痛癢耳知痛癢後直事事放過不得（與羅匡湖○戒懼慎獨不過一靈炯然不昧知是必行知非必去而已所以然者何也此件物事不著一毛惟是知是必行知非必去斬斬截截潔潔淨淨積習久之至於動念必正方是此件不然只是見得他光景不爲我有試體行不慊心時還是此件否耶（答耿庭懷○不患本體不明只患工夫不密不患理一處不合惟患分殊處有差必做處十分酸澀得處方能十分通透（復錢漸菴○知危者便是道心（同上○人心一片太虛是廣運處此體一顯即顯無漸次可待澈此則爲明心一點至善是眞宰處此體愈窮愈微有層級可言澈此方爲知性或曰至善是現成天則有何層級曰所謂層級就人見處言身到此處見到此處進一層又一層見到天然停停當當處方是天則此即窮理之謂也或曰虛到極處便見至善豈虛是虛善是善曰只看人入處何如從窮理入者即虛是理虛是知覺便是仁義禮智不從窮理入者即氣是虛仁義禮智只是虛靈知覺緣心性非一非二只在毫忽間故也（同上○某與李先生（見羅稍異者以格物致知而知本以知本爲物格知至耳至於主意則在知止工夫則在知本一也吾人日用何曾頃刻離著格物開眼便是開口便是動念便是善格物者時時知本善知本者時時格物格透一分則本地透一分止地透一分耳（與徐匡岳○復元聖質也見在已是康齋等輩矣說者謂康齋不及白沙透悟蓋白沙於性地上窮研極究以臻一旦豁然康齋只是行誼潔修心境靜樂如享現成家當者然其日漸月摩私欲淨

盡原與豁然者一般。卽敬軒亦不見作此樣工夫。至其易簀之詩。此心惟覺性天通。原是此樣境界。不可謂其不悟。復元再盲進此一步。大儒矣。但恐其質妙行敦。身心已定。疊得去。日用已洒落得去。不信有此一步。只有一試法。須自知之。有妄想否。有倚靠否。若有妄想。卽樂亦須假物。如讀書亦假借也。若有倚靠。卽敬亦是倚靠。如以敬直內。便不是直也。（論辛復元○辛全字復元。家貧十七八。纔知讀書。卽有志聖學。三十不娶。友人勸之。始有室。不赴試。當事舉入朝。所著有樂天集。養心錄。然其人胸中憒憒。急欲自見。劉先生曰。辛復元。儒而僞者也。馬君謨禪而僞者也。君謨。衢州人。林增志師之。○聖學全不靠靜。但各人稟賦不同。若精神短弱。決要靜中培擁豐碩。收拾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答吳安節）○人生處順境好過。卻險處逆境難過。卻穩。世味一些靠不著。方見道味親切。道味有些靠不著。只是世味插和。兩者推敲。儘有進步。若順境中。一切混過矣。（同上）○接教言。連日精神不暢。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也。當時刻喚醒。不令放倒。（與吳子敬○吳心體無有形體。無有邊際。無有內外。無有出入。停停當當。直下直上。不容絲毫人力。但昏懈時略綽與醒。一醒。卽是本體。昭然現前。更不待認而後合。待認而合。則與道爲二。反成急迫躁擾矣。靜中不可空持硬守。必須涵泳聖賢之言。使義理津津悅心。方得天機流暢。○此道旣爾充塞。形色卽是天性。但隨有所在。一切整齊嚴肅。許大乾坤。樞紐在此。總無餘事矣。（俱同上）○居平日。取聖賢書循循而讀之。內體諸身而合。外應之事而順。自不覺其篤信而深好之。故自學庸語孟。周程張朱諸書而外。不敢泛有所讀。確守師說。亦不敢自立所見。出而應世。一秉其所信。亦不敢有所委曲求濟於其間。（答史玉池）○爲己之根未深。怒於毀

者必喜於譽却是平日所爲好事不過欲人道得一個好於自己的性分都無干涉（同上）○躬行君子聖人所謂未得者要形色純是天性聲爲律身爲度做到聖人亦無盡處所以爲未得故不悟之修止是粧飾不修之悟止是見解二者皆聖人所謂文而已豈躬行之謂哉（答蕭康侯）○某自甲午年赴謫所從萬山中磐石上露出本來面目修持十五年祇覺一毛尚在去年一化方知木窮山盡處耳雖然聖解一破立盡凡情萬疊難銷古德牧之爲牛某則奉之爲君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答曜洞觀）○廊廟山林俱各有事在山林者一念不空即非眞體有民社者一念不實亦非眞空（同上）○人生只有一個念頭最可畏全憑依他不得精察天理令這念頭只在兢業中行久之純熟此個念頭即是天理孔聖七十方到此地位吾輩何敢說大話也（與丁子行）○

足下弊禪獨深而好觀程子遺書先入之言主張於內爲力甚難倘於高明未合願姑舍之萬勿援釋合儒爲孔門大罪業今之陽崇儒而陰從釋借儒名以交釋行者大熾足下才高力強尤大可慮與其似是亂眞則不若靜守禪宗（答劉宜州）○李先生獨揭止修之旨自頂至踵皆爲實地頭無動無靜皆爲實工夫其意微矣其功大矣善學者得之則凡聖賢之言皆見下落如五味之相濟而不相爲病不善學者舉一廢百亦有不覺其相爲牴牾者何也聖人之言寬而不迫雖至於千變萬化而道則一也李先生提綱挈領之教說近於執執則迫矣故某以爲既得其大本則宜益涵咏聖賢之言而寬以居之斯爲不失李先生之意也（與羅止菴）○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靈之用多爲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至善遠矣吾輩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爲

宗不以知爲宗也。故致知在格物一語。而儒禪判矣。答汪○陽儀寰
明先生於朱子格物若未嘗涉其藩者其致良知。乃明明德也。
然而不本於格物。遂認明德爲無善無惡。故明德一也。由格物
而入者。其學實。其明也。即心即性。不由格物而入者。其學虛。其
明也。是心非性。心性豈有二哉。則所從入者有毫釐之辨也。答方
本菴○體即是用。用即是體。雖不容分。然用寂是體。體發是用。亦
不容混。一觀而用寂矣。所謂觀未發者如是。若徒觀其氣象。何
啻千里。人能知用寂之體。只於此立本。乃眞復也。與吳
是易。發即是交。同上○此事凝之甚難。散之甚易。道豈有聚散乎。
正欲凝此無聚散者。故本體本無散。工夫只是凝。與馬
只要一絲不掛。其體方眞。體既眞。用自裕。到眞用工夫時。即工
夫一切放下。方是工夫。同上○身心之事。當汲汲求之。不可丟在

無事甲中。一切求閒好靜。總是無事生事。與王子靜○學問在知性
而已。知性者。明善也。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性無
象。善無象。稱堯舜者。象性善也。若曰如是如是。言上會者淺。象
上會者深。此象在心得。其正時識取。心得其正。心中無事時也。
與陳以水○於穆之眞。絕無聲無臭。安得有死生。但在日用煉習。純是此件。
刀鋸鼎鑊之所不能及。安得有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是
即眞無死生耳。與孫淇澳○都下近傳姑蘇詞林作六君子吊忠文。
想如丈教。正實其說矣。此何異公子無忌約賓客入秦軍乎。杜
門謝客。正是此時道理。彼欲殺時。豈杜門所能逃。然即死是盡
道而死。非立巖墻而死也。大抵現前道理極平常。不可著一分
怕死意思。以害世教。不可著一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想丈
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與劉念臺

雜著

默而識之曰悟。循而體之曰修。修之則彝倫日用也。悟之則神化性命也。聖人所以下學而上達與天地同流。如此而已矣。今之爲悟者。或攝心而乍見心境之開明。或專氣而乍得氣機之宣暢。以是爲悟。遂欲舉吾聖人明善誠身之教。一掃而無之。決隄防以自恣。滅是非而安心。謂可以了生死。嗚呼。其不至於率禽獸食人而人相食。不止矣。（近思錄序。○聖人言道。未嘗諱言無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聲無臭者。不可言。言人倫庶物而已。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典曰天序。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討曰天討。是之謂天則。聖人之學。物還其則。而我無與焉。萬變在人。實無一事。無之極也。是故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彼外善以爲性。故物曰外物。窮事物之理曰徇外。直欲一掃而無之。不知心有未盡。不可得而無也。理有未窮。心不可得而盡也。今以私欲未淨之心遽遣之使無。其勢必有所不能。則不得不別爲攝心之法。外人倫庶物而用其心。至於倫物之間。知之不明。處之不當。居之不安。將紛擾滋甚而欲其無也。愈不可得矣。是故以理爲主。順而因之而不有者。吾之所謂無也。以理爲障。逆而掃之而不有者。彼之所謂無也。（許敬菴語要序。○陽明先生所謂善非性善之善也。何也。彼所謂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則是以善屬之意也。其所謂善。第曰善念云爾。所謂無善。第曰無念云爾。吾以善爲性。彼以善爲念也。吾以善自人生而靜以上。彼以善自吾性感動而後也。故曰非吾所謂性善之善也。吾所謂善元也。萬物之所資始而資生也。烏得而無之。故無善之說。不足以亂性而足以亂教。善一而已矣。一之而一

元萬之而萬行萬物不二者也天下無無念之心患其不一於善耳一於善即性也今不念於善而念於無無亦念也若曰患其著焉著於善善著於無一著也著善則拘著無則蕩拘與蕩之患倍蓰無算故聖人之教必使人格物物格而善明則有善而無著今懼其著至夷善於惡而無之人遂將視善如惡而去之大亂之道也故曰足以亂教古之聖賢曰止善曰明善曰擇善曰積善蓋懇懇焉今以無之一字掃而空之非不教為善也既無善矣又使為之是無食而使食也（方本菴性善繹序）○至日閉關（關心關也其紛念為商旅其真宰為后商旅不行則內固后而省方則外馳闔乾坤之門而為關斯為關乾坤之戶而為盛德大業三百八十四畫一畫綰之（黠朱吟序）○諸賢之登斯堂也有不雖雖肅肅者乎此雖雖肅肅之時有喜乎有怒乎有哀樂乎抑有思慮乎無有也所謂未發也善之體也一反觀而明矣此反觀者何物也心也明德也性寂而靜心能觀之情發而動心能節之此心之所以統乎性情而明德之所以體用乎至善也格致之法也（桐川會續記序）○姚江之弊始也掃聞見以明心耳究而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崇文會語序）○論語二十篇不言心第兩言之曰其心三月不違仁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則固有違仁踰矩之心矣自致良知之宗揭學者遂認知為性一切隨知流轉張皇恍忽其以恣情任欲亦附於作用變化之妙而迷復久矣（尊聞錄序）○耳目手足者形也視聽持行者色也聰明恭重者性也本來如是復還其如是之謂工夫也修而不悟者徇末而迷本悟而不澈者認物以為則不知

欲修者正須求之本體。欲悟者正須求之工夫。無本體無工夫。無本體也。（馮少墟集序）○感應。聖人以天理如是。一循其自然之理。所以爲義。佛氏以因果如是。懼人以果報之說。所以爲利。（感應篇序）○今人欽欽焉自明耳聰。手恭足重。心空空而無適。於斯時也。徹內外非天乎。天非性乎。性非善乎。以其爲人之本色。無纖毫欠缺。無纖毫汙染而謂之善也。循是而動。不違其則之謂道。故學莫難於見其本色。見本色。斯見性矣。程子以學者須先識仁。而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夫學豈可廢防檢窮索。欲人識防檢窮索之非本色。辨其非本色者。卽知其本色。知其本色。則防檢窮索。皆本色也。（曹真宇集序）○學欲其得之心而已。無所得諸其心。則物也者。知也。物自爲物。故物不關於性。物融爲知。則性不累於物。如此而已矣。（敦訓韻律序）○古之至人。以變易成其不易。以不易貞其變易。夫人自少壯而老。身體髮膚。日遷日謝。變易矣。而心不易也。夫人之心思營爲。萬起萬滅。變易矣。而性不易也。吾萬起萬滅者注之於是而不二焉。是爲以變易成其不易。久之而熟。道義成性。向之萬起萬滅者。轉而爲萬變萬化之妙。是爲以不易貞其變易。夫人之夢也。其遊魂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無質無體。與有質有體者不異。然遊魂爲變。變而不可知者。以其昧而不靈。至成性而遊魂始靈。故大人通晝夜而知。守其不易也。（王應峯壽序）○人之率然而動。皆欲也。惕然而慮。皆理也。欲動而慮止。則得失之分。而安危存亡治亂之機也。（慮得集序）○太極者。理之極至處也。其在人心。卽太極。此語須善會。無欲之心。乃眞心。眞心。斯太極矣。若但

見其無形無方無際而已是見也有所見便是妄書悟○凡人而可至於聖人者只在慎獨獨者本然之天明也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也是卽知其爲是非卽知其爲非非由思而得非由慮而知卽此是天卽此是地卽此是鬼神無我無人無今無古總是這個知得這個可畏卽便是敬不欺瞞這個卽便是誠一依這本色卽便是明書扇○覺者心也敬者身也今人四體不端見君子而後肅焉端焉所以不安者非由見君子而然其性然也見君子而性斯顯耳故心覺而身敬者坤承乾也乾坤合德則形性渾融久而熟先而聖矣同上○陸古樵曰只要立大本一日有一日之力一月有一月之力務要靜有定力令我制事毋使事制我此下皆三時記○陸粹明號古樵廣東新會人從潮陽蕭自麓學以主靜爲宗余深喜其言聞其謂子徵曰靜後覺眞氣從丹田隱隱而生予又懼其誤認主靜之旨也○明月臨江不能飲酒亦覺幽蘊內攻不暢諸外蓬牕隱坐深自克省知前功之不切手勢一轉○李見羅書云果明宗果知本眞有心意知物各止其所而格致誠正總付之無所事事的光景矣又曰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照管提撕使之常止常止則身常修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致而物自格矣余則以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絕利一源分剖爲己爲人之介精研義利是非之極透頂徹底窮穴擣巢要使此心光明洞達宜截痛快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夫然後爲善而更無不爲之意拒之於前不爲惡而更無欲爲之意引之於後意誠心正身修善之所以純粹而精止之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恐有不能實用其力者矣且修身爲本聖

訓昭然千古誰不知之只緣知誘物化不能反躬非欲能累人
知之不至也何以旦晝必無穿窬之念夜必無穿窬之夢知之
切至也故學者辨義利是非之極必皆如無穿窬之心斯爲知
至此工夫甚緊沈著豈可平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且條目次
第雖非今日致明日誠然著個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宜如此籠
侗此不過先儒舊說見羅則自謂孔曾的傳恐決不入也○余
觀文成之學蓋有所從得其初從鐵柱宮道士得養生之說又
聞地藏洞異人言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及婁一
齋與言格物之學求之不得其說乃因一草一木之說格及官
舍之竹而致病旋即棄去則其格致之旨未嘗求之而於先儒
之言亦未嘗得其言之意也後歸陽明洞習靜導引自謂有前
知之異其心已靜而明及謫龍場萬里孤遊深山夷境靜專澄

默功倍尋常故胸中益洒洒而一旦恍然有悟是其舊學之益
精非於致知之有悟也特以文成不甘自處於二氏必欲篡位
於儒宗故據其所得拍合致知又粧上格物極費工力所以左
籠右罩顛倒重複定眼一覷破綻百出也後人不得文成之金
鍼而欲強繡其鴛鴦其亦誤矣○蕭自麓臨別謂曰公當潛養
數年不可發露先輩皆背地用一陣堅苦工夫故得成就耳余
瀎然之○或曰至善自性體宋儒如何認作極功余曰公自認
作極功朱子未嘗如此說門人問曰至善是各造其極然後爲
至否朱子曰至善是自然的道理如此說不得又曰至善是些
子恰好處天理人心之極致也公且看人心若純乎天理而無
一毫人欲之私此何等境界還算不得性體否曰一草一木皆
要格如何余曰公看上下文否聖賢之言隨人抑揚人欲專求

性情故推而廣之曰性情固切草木皆有理不可不察人欲泛觀物理則又曰致知當知至善所在若徒欲泛觀物理恐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一進一退道理森然何嘗教人去格草木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如何曰自是問者疑一物格則萬物皆通故云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明日又格積習多然後有貫通處耳此於道理何疑豈曾限定今一日只格得一物耶○許敬菴先生之學以無欲為主自是迥別世儒不必以大學論離合也當時濂溪無欲之學大學未經表章友覺潔淨今日人人自為大學執此病彼氣象局促耳

講義

自有知識以來起心動念俱是人欲聖人之學全用逆法只從矩不從心所欲也立者立於此不惑者不惑於此步步順矩故步步逆欲到五十而知天命方是順境故六十而耳順矣七十而心順矣（不踰矩章）○人生有身必有所處不處約便處樂不仁之人約也處不得樂也處不得此身無一處可著落也約者收斂之義樂者發舒之義不仁者愈約愈局更無過活處愈樂愈放更無收煞處（約樂章）○所謂一不是只說一箇心是說這箇心到至一處譬之於金當其在鑛時只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故未一之心只可謂之心惟精之心方可謂之一（一貫章）○人果能見得天理精明方見得人欲細微一動於欲便礙於理如兩造然遂內自訟一訟則天理常伸人欲消屈而過不形於外矣故曰見性斯能見過見過斯能復性（見過章）○忠信是天生人的原來本色聖賢好學不過是還他本色若不學便逐日澆散非是把忠信做箇基本忠信之外又有甚學問也（十室之邑章）○人生何處

有一毫不停當何處有一毫不圓滿自家做得不停當覺得不圓滿皆是有生以後添出來勾當添出來念頭原初本色何曾有此但一直照他本色終日欽欽不迷失了故物便到聖人地位也只如此人之生也直章○中即吾之身心是也庸即吾之日用是也身心何以爲中只潔潔淨淨廓然大公便是身心不是中能廓然無物即身心是中也日用何以謂之庸只平平常常物來順應便是日用不是庸能順事無情即日用是庸也到這裡一絲不掛是個極至處上面更無去處也中庸其至章○仁是生生之理充塞天地人身通體都是何曾有去來有內外自人生而靜以後誘物爲欲遂認欲爲心迷不知反耳若一念反求此反求者即仁也別尋個仁即誤矣曰如此不幾認心爲性乎何以言心不違仁曰心性不是兩個程子謂人心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心是形而下者仁是形而上者達則即心即仁不達則心只是心看人自得何如仁遠○孔門心法極難看不是懸空守這一個心只隨時隨處隨事隨物各當其則蓋心不是別物就是大化流行與萬物爲體的若事物上差失就是這個差失學者不知本領要守住這個心又礙了物皆謂之不仁學如不及章○生生之謂易無刻不生則無刻不易無刻不易則無刻不逝但不可得而見可見者無如川流此是人的性體自有生以來此個眞體變做憧憧妄念一般流行運用不舍晝夜遂沈迷不反學者但猛自反觀此憧憧者在何處了不可得妄不可得即是眞也緣眞變妄故轉妄即眞如掌反覆朱子欲學者時時省察不使毫髮間斷不是教人將省察念頭接續不閒斷此眞體原自不含

晝夜人間斷他不得但有轉變耳時時省察不令轉變久之而熟乃為成德也川上章　○今人錯認敬字謂纔說敬便著在敬上了此正不是敬凡人心下膠膠擾擾只緣不敬若敬便豁然無事了豈有敬而著個敬在胸中為障礙之理修己以敬章　○除却聖人全知一徹俱徹以下便分兩路一者在人倫庶物實知實踐去一者在靈明知覺默識默成去此兩者之分孟子於夫子微見朕兆陸子於朱子遂成異同本朝文清文成便是兩樣宇內之學百年前是前一路百年來是後一路兩者遞傳之後各有所弊知及之章　○人只有這一點明察是異於禽獸處明察者何也乃知覺運動中之天則仁義禮智中之靈竅然這個明察人人具足知誘物化以後都變作私智小慧在世情俗見中全不向人倫庶物上來所以不著不察然一轉頭私智小慧又都作真

明真察這一轉亦惟人能之禽獸不能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　○孟子拈出情字才字證性之善然人之為不善畢竟從何而來為即才也非才之罪是誰之罪歟曰不思之罪也思非今人泛然思慮之思是反觀也吾輩試自反觀此中空空洞洞不見一物即性體也告子便認作無善無不善不知此乃仁義禮智也何者當無感時故見其無及感物而動便有惻隱四者出來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隨順他天然本色應付而去是可以為善者乃才也若不思則人是蠢然一物信著耳目口鼻四肢逐物而去仁義禮智之才皆為耳目口鼻四肢之用才非性之才矣然則為不善豈才之罪乃若其情章　○心之所同然不是輕易說得的只看口之於味必須易牙之味天下方同耳之於聲必須師曠之音天下方同目之於色必須子都之姣天下方同不然畢

竟有然有不然者.說不得同嗜同聽同美也.心之理義.何以見得天下同然.須是悅心者方是.卽如今人說一句話.處一件事.到十分妥當的.方人人同然.稍有不到.便不盡同.所以理必曰窮理.義必曰精義.不到至處.不得理義.不足以悅心.不足以同於天下.富歲子弟章　○天地閒渾然一氣而已.張子所謂虛空卽氣是也.此是至虛至靈.有條有理的.以其至虛至靈.在人卽爲心.以其有條有理.在人卽爲性.澄之則清.便爲理.淆之則濁.便爲欲.理是存主於中.欲是梏亡於外.如何能澄之使清.一是天道自然之養.夜氣是也.一是人道當然之養操存是也.牛山之木章　○氣之精靈爲心.心之充塞爲氣.非有二也.心正則氣清.氣清則心正.亦非有二也.養氣工夫在持志.持其志.便不梏於物.是終日常息也.息者.止息也.萬念營營.一齊止息.胸中不著絲毫.是之謂息.今人以呼吸爲息.謬矣.同上　○放如流放窴蹏之放.必有個安置所在.或在聲色.或在名利.才知得放.便在這裡.放心章

會語

凡事行不去時節自然有疑.有疑要思.其所以行不去者.卽是格物.○人要於身心不自在處究竟一個著落.所謂困心衡慮也.若於此蹉過.便是因而不學.○聖學正脈.只以窮理爲先.不窮理.便有破綻.譬如一張棹子.須要四隅皆見.不然.一隅有汙藏不知也.又如一間屋.一角不照.卽躲藏一賊.不知也.○問靜中何以格物.曰.格物不是尋一個物來格.但看身心安妥.稍不安妥.格其因甚不安妥.是也.問.既安妥.如何.曰.體認此安妥.亦格物也.○學問先要知性.性上不容一物.無欲便是性.○無爲其所不爲.是孟子道性善處.性中原無物.因其所本無.故不爲

不欲若只在不爲不欲上求吾人終日除不爲不欲之時須有
空缺此空缺時作何工夫○問言性則故而已矣之故曰故者
所謂原來頭也只看赤子他只是原來本色何嘗有許多造作
○心氣分別譬如曰廣照者是氣凝聚者是心明便是性○學
者於理氣心性須要分析明白延平默坐澄心便明心氣體認
天理便明理性○問近覺坐行語默皆瞞不得自家曰此是得
力處心靈到身上來了但時時默識而存之○天只是天一落
人身故喚做命命字即天字也○易言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
之神吾輩一語一默一作一息何等神妙凡民不知胡亂把這
神都做壞了學者便須時時照管胸中無事則眞氣充溢於中
而諸邪不能入○整菴云氣聚有聚之理氣散有散之理氣散
氣聚而理在其中先生曰以本原論之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
如人身爲一物物便有壞只在萬殊上論本上如何有聚散氣
與理只有形上形下之分更無聚散可言○敬字只是一個正
字伊川整齊嚴肅四字恰好形容得一個正字○顯諸仁即是
藏諸用譬如一株樹春風一動枝葉蔚然枝葉都是春發出是
顯諸仁然春都在枝葉即藏諸用夫子言仁曰恭寬信敏惠可
見仁都在事上離事無仁○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無甚透悟
語後人或淺視之豈知其大正在此他自幼未嘗一毫有染只
平平常常脚踏實地做去徹始徹終無一差錯既不迷何必言
悟所謂悟者乃爲迷者而言也○氣節而不學問者有之未有
學問而不氣節者若學問不氣節這一種人爲世教之害不淺
○問康齋與白沙透悟處孰愈曰不如白沙透徹胡敬齋如何
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陽明自白沙學問如何曰不同陽明象山

是孟子一脈。陽明才大於象山。象山心麤於孟子。自古以來。聖賢成就。俱有一個脈絡。濂溪明道與顏子一脈。陽明象山與孟子一脈。橫渠伊川朱子與曾子一脈。白沙康節與曾點一脈。敬齋康齋與尹和靖子夏一脈。又問子貢何如。曰。陽明稍相似。○問告子是強持否。曰。他到是自然的。問近於禪乎。曰。非也。告子之學釋氏所呵者也。謂之自然外道。○問整菴陽明俱是儒者。何議論相反。曰。學問俱有一個脈絡。宋之朱陸亦然。陸子之學直截從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疎略處。朱子却確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爲教。使人以漸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陸子。陸子麤便包不得朱子。陸子將太極圖通書及西銘俱不信。便是他心麤處。○學問無別法。只依古聖賢成法做去。體貼得上身來。雖是聖賢之言行。即我之言行矣。曹月川看他文集不過是依了聖賢實落行去。夠古人言語略闡發幾句。無新奇異說。他便成了大儒。故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也。○問劉誠意先曾出仕。而後佐太祖。何如。曰。焉有天生眞主。爲天下掃除禍亂。既抱大才。而不輔之者乎。誠意之差。差在前此之輕出。○問王龍溪辭受不明。必長知之學誤之也。曰。良知何嘗誤龍溪。龍溪誤良知耳。又問龍溪之差。恐亦陽明教處未加謹嚴。曰。陽明未免有放鬆處。○一向不知象山陽明學問來歷。前在舟中似窺見其一斑。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虛靈知覺雖妙。不察於天理之精微矣。知豈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毫釐之差在此。○敬義原非二物。假如外面正衣冠。尊瞻視。而心裡不敬。久則便傾倚了。假如內面主敬而威儀不整。久則便放倒了。所以聖人說敬義立而德不孤。難

久者只是德孤德孤者內外不相養身心不相攝也

明儒學案卷五十八終

明儒學案卷五十九　東林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　校刊

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

錢一本字國端別號啓新常州武進人萬歷癸未進士授盧陵知縣入為福建道御史劾江西巡按祝大舟逮之貪風始衰又劾時相假明旨以塞言路請崇祀羅文毅羅文恭陳布衣曹學佺已而巡按廣西皇太子册立改期生言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本為戲如綸如綍乃展轉靡定如此者一人言及又即曰此激擾也改遲一年屆期而又有一人言及又曰此激擾也復遲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庶得委曲遷延以全其昵愛之私曾不顧國本動搖周幽晉獻之禍可以立覩疏留中諭四月

給事孟養浩亦以國本爲言內批廷杖幷削先生籍歸築經正堂以講學東林書院成與顧端文分主講席黨禍起小人以東林爲正鵠端文謹諒無虛日而先生不爲弋者所慕先生之將歿也豫營寃窀窆掘地得錢兆在庚戌賦詩曰庚戌年遙月易逢今年九月便相衝又曰月朔初逢庚戌令夫行應不再次且如期而逝葢丁巳九月月建爲庚戌也天啓二年壬戌贈太僕寺少卿予祭一壇先生之學得之王塘南者居多懲一時學者喜談本體故以工夫爲主一粒穀種人人所有不能凝聚到發育地位終是死粒人即有不才才無有不善但盡其才始能見得本體不可以石火電光便作家當也此言深中學者之病至謂性固天生亦由人成故曰成之者性夫性爲自然之生理人力絲毫不得而與故但有知性而無爲性聖不能成愚不能虧以成虧論性失之矣先生嘗以易學所著有像象管見象鈔續鈔演九疇爲四千六百八爻有辭有象占驗吉凶名範行類儒學正脈名源編滙編錄時政名邸鈔語錄名匾記

匯記

聖門教人求仁無甚高遠只是要人不壞却心術狂狷是不壞心術者鄉愿是全壞心術者○稜角多全無渾涵氣象何以學爲○毋信俗耳庸目以是非時事臧否人物○人分上是非好醜一切涵容不輕發露即高明廣大氣象朱子曰人之情僞固有不得不察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也○在聖人分上說無二而非一在凡人分上說無一而非二時時處處因二以求其一便是學的頭面○性體不現總是血氣用事之夫○聖人所謂無無聲臭耳非無天載也無思無爲耳非無易也無伐無施耳非無善勞也○操有破有載之心以立於世何時滾出太極圈來○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不是未形與形交界處亦不是有無過接處動之著爲已形爲念爲慮動之微爲

未形爲意爲幾誠意研幾愼獨異名而一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心事無兩不於事外正心不於心外有事心事打成一片此所以爲集義必有事焉而又正心必無事焉而唯正心皆襲之主宰只單以人言心一而不三通天地人以言心一而三三而一別無兩心謂人心道心八字打開謂道心爲主人心聽命謂性是先天太極之理心兼後天妙氣性是合虛與氣心是合性與知覺俱要理會通透○以三才言生理性也以三才言主宰心也一而不三無主心非其心矣一而不三不生性非其性矣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心性不合一都無根其心三月不違仁心與仁不合一都是違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心矩不合一都是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則心存不仁則心亡禮則心存無禮則亡若曰存之於心而不忘仁禮皆心中之魂礦物矣○同此一息之時同此一息之氣有以之生有以之死有以之存有以之亡便見生死存亡只一氣恁地滾出不窮底又見物各一極斷然不相假借底○聖學率性禪學除情此毫釐千里之辨○聖賢教人下手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異端教人下手芟柞荑稗謂了妄即眞恐天下金無荑稗去就有五穀熟之理○卦必三畫見得戴天履地者人非是以一人爲人必聯合天地而後爲人○迦文丐首也坐談虛空誰爲生養只得乞以乞卒人廉耻喪盡是以凡涉足釋迻者廉隅都無可觀○不可以知爲識亦不可以徧物之知爲格物○告子曰生之謂性全不消爲故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此即禪宗無修證之說不知性固天生亦由人成故曰成之者性

又曰成性存存世儒有專談本體而不說工夫者其誤原於告子○萬物皆備我也體物不遺心也離物言我失我遺物認心失心單言致知亦是無頭學問須從格物起手○不見頭腦之人儘饒有定靜工夫如池沼之水澄靜無汨豈不亦號為清泉然終不稱活水○朱子於四書集註晦其誤已誤人不小又欲更定本義而未能後人以信守朱說為崇事朱子此徒以小人之心事朱子耳○孟子說求放心求仁也不仁則心放仁則心存後學忘源失委以心為心而不以仁為心知所以求心而不知所以求仁即念念操存頃刻不違祇存得一個虛腔子耳豈所以為心哉○本物於身之謂格性地有覺之謂學○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學不在踐履處求悉空談也○如不長以天下國家為一物即此混然中處之身皆絕首截尾之朽株斷枝殘柯之末拼已安得謂之有本而能以自立○寂然之先陰含陽意與知為一感物之後陽分陰意與知為二若是真意運行即妄知即運行即明照若是妄意錯雜意自意知自知意雖有所以必先致其知○先須開闢得一個宇宙匡廓然後可望日月代明四時錯行於其中故不格物而求致知意誠者無之○心意纔暴戾便是於乾坤毀傷了一番即此便是莫大罪惡了○全其生理之謂生戕其生理之為死人實有生死不得謂之無生死○際天蟠地皆人道也特分幽明而謂之人與鬼神耳○擊而火出見而側生皆凡庸耳非所以論君子○喜怒哀樂平常只從情上生來底即未喜未怒未哀未樂全是偏全是倚不得謂之中此處切須體究明白○

後生小子但有向上根器直須忘年下交以致誘掖獎與之意若要羅致門下便屬私心不足道也○四端只是果芽若不充長立地成栢○常人耳目汨於睹聞性體汨於情識如病瘧漢只爲未發是病故發時皆病○凡任情徇情之夫別無所謂未發之中以喜言如喜在功名眠裡夢裡俱功名如喜在富貴眠裡夢裡俱富貴卽寂然涊然之中固不勝其偏於喜倚於喜安有所謂喜之未發乎喜怒哀樂之未發太虛之天體也學者殊未易有之於己○不知性無心可盡不養性無心可存○養得血氣極和極平終血氣也除是重新鑄造一過○把陰陽五行俱抹殺光光要尋得太極出來天下無如此學問徒過欲非所以存理長存理乃所以過欲○不從格上起程俱岐路也種樹尋根疏水尋源其格乎○思慮未起鬼神莫窺與天下莫破同意有可破則有可窺而鬼神之所不佑已在此矣○有涵養未發工夫立脚在太極上未發已發雖千路萬路只是一路故曰獨無涵養未發工夫立脚在二五上未發已發俱不是一路了未發陰陽雜揉已發善惡混淆已不得謂之獨矣又安所致其愼乎○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簡點不放過便見功力○古人爲宗廟以收魂氣死亡且然矧於生存一無所收則放逸奔潰釋收於空老收於虛與博奕類聖人本天天覆地載天施地生心之所也學以聚之收於學也故曰悠久無疆○外面只管要粧點得好看便是的然而亡底路頭○仁義禮智德性渾全孤仁偏廢皆屬氣質君子有弗性焉○主宰心也道理性也主宰無非道理道理以爲主宰言心更不消言性言性亦不必言心若但能爲主宰而非其道理何可以爲心此聖賢

心性雙提言性必根心言心必合性之大旨人知由男女搆精而生不知由天地絪縕而生是以多以人爲心而不克以天地爲心所謂人心道心者人心以人爲心也道心以天地爲心也天人無二不學便都歧而二之○開闢得一個天覆地載規模心量方現充拓得一個天施地生氣象性量方現○程朱一脈相承在居敬窮理居敬本中庸之戒愼恐懼爲始窮理本大學之格物致知爲先○識者坤藏之記性坤畫一知者乾君之靈性乾畫一人皆有識有知識以知爲主如坤必以乾爲主識從知坤從乾此卽一之頭面識來從知坤不從乾此卽不一之頭面異教轉識成智說無了坤但有了乾宇宙無此造化人亦自無此心體○就一人言心都喚做人心就一人言性都喚做氣質之性以其只知有一己者爲心爲性而不知有天下之公共者爲心爲性而不知有天下之公共地之性○虛知都無用惟致乃實○怠惰放肆心卽人欲多端多岐戒愼恐懼心卽天理只一路謂卽愼爲獨可所謂做得工夫是本體合得本體是工夫○朱以功曰事事肯放過他人則德日宏時時不肯放過自己則學日密○盈天地間皆化育流行人試自省化不化育不育但有不化育是頑礫有不育宣是僵塊於此不知知於何致○仁義禮智人所固有只不曾根之於心便不生色者心符故曰生色今人乍見惻生但是端不是根譬如五穀豈不是美種謂人無是種不得然同有是種不會種去只喚做死粒不喚做生粒株守這幾粒一人生育不來況推之天下國家○後世小人動以黨字傾君子傾人國不過小人成群而欲君子孤立耳或有名爲君子好孤行其意而以無

黨自命者其中小人之毒亦深。○仁人心即本體義人路即工夫故舍其路而不由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章本清曰世之求心者止欲守其默照之體存其圓虛之神好靜惡動而於日用間親疎厚薄是非可否一切失其宰制化裁之宜縱使恩怨平等而於親親仁民愛物混然無別謂之為仁可乎謂為心不放可乎可見由義正以居仁充類至義之盡即所以為仁之至也○面孔上常要有血。○只看當下一念稍任耳目役聰明不從天命赫赫中流出便不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雖如此密修這一念發來稍浮不隱稍龕不微稍二三不一路亦無獨可愼而萬有之權柄卒難湊手只要安頓這一個形軀之身在好處卓己不是士的路口了故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近有石經大學虞山瞿元立考辨至為詳核其為偽造之書無疑而管登之掘強不服眞所謂師不必賢於弟子。○禮生自仁如枝生自根若以禮為仁如以枝為根便差與復義無交涉。○放其心謂失其仁義之良心也是個仁義之心即常遊於千里之外正謂之存不謂之放不然即常斂於徑寸之內正謂之放不謂之存。○徑徑然小人哉為庶民百姓等以分位言謂之小人如庶民百姓而信果徑徑然庶民百姓哉亦可以稱士若今之從政者寧不軒然以大人君子自命求小人之信果反無有不可以其分位而算之為士。○乍見怵惕嗅蹴弗屑弗受此人人之眞心非誠而何這點眞心分分明明當怵惕當羞惡自羞惡一毫瞞昧他不得互混他不得非明而何自誠明謂之性謂此他無謂也就這分分明明一點眞心擴充以滿其量何人不做至誠至聖自明誠謂之教謂此他無謂也。○有性無教有天無人

如穀不苗如苗不秀如秀不實不是有一般天道又有一般人道有一般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之聖人又有一般擇善而固執之賢人如無人道之擇執其所中所得不過電光石火之消息天道且茫如而唯聖罔念亦狂矣○孟子據才以論性人所為才既兼三才又靈萬物人無有不才才無有不善以體謂之才性以用謂之才情以各盡其才各成其才其全謂之才德才賢才品才能其偏亦謂之才質才氣才智才技才調金無有不可為善之才告子不知有所謂才故其論性或等之梗栝之中或并欲掃除仁義而空之天理之外但知生之為性而不知成之為性即同人道於犬牛而有所弗顧孟子辭而闢之與孔子繼善成性之旨一線不移宋儒小異或遂認才稟於氣又另認有一個氣質之性安知不隳必為堯舜之志此憂世君子不容不辨○周子太極圖說於孔子易有太極之旨微差一線程張氣質之性之說於孟子性善之旨亦差一線韓子謂軻之死不得其傳亦千古眼也○率從誠始修從明始自誠明人人本體之明故曰性自明誠人人工夫之誠故曰教○愚可與知能行見在都有下手處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到底都無歇手處○習性習慣成自然以習為性原非性也氣質之性一向使氣任質慣了誤認以為性原非性也○孔子四十而不惑心理一孟子四十不動心心氣一志一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不特氣壹動志為動心志壹動氣亦總是動心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心氣工夫一體成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氣動即心動也○生知之生字人人本體學知之學字人人工夫謂生自足而無待於

學古來無如此聖人○鋪天徹地橫來豎去無非天命散見流行即此是性別無性也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譬如親造子命喜怒惟親而喜不忘怒不怨則子之順受其正君造臣命進退惟君而進以禮退以義則臣之順受其正天造人命順逆惟天生死惟天廢興修短惟天而修身以俟則人之順受其正天無妄命即氣數即義理無氣數之非義理中庸天命之謂性亦如此○道之廢行皆命譬時之晝夜皆天要有行無廢是有晝而無夜也只晝裡也是這個天而處晝底道理不同於夜夜裡也是這個天而處夜底道理不同於晝晝應有為宵應有得曰出宜作嚮晦宜息今或晝裡要做夜裡事夜裡要做晝裡事小人不知天命者便如此○中庸其為物不貳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天地人物總為一物即物即理大學格物

如此○只是這個身子頓放得下是謂克己提掇得起又謂由己太極性也兩儀質也形色天性聖人踐形性質合而為道也性質略有纖毫罅縫斯謂之離子思發明率性修道兩項工夫一在耳目覩聞上較勘離與不離一在心術隱微上較勘離與不離到渾融合一而獨體露斯即情即性即吾身即天地萬物即中和即位育○求在我者天不在心外求命不在身外求求在外者求天於心之外求命於身之外○隱微二字朱子訓作幾字本易傳知幾孟子幾希來譬如一粒穀種人人所有只難得萌芽既萌芽又須萬分保護培養到苗而秀秀而實方有收成君子慎獨慎此○性靈明也慎真誠也率以誠落脈修以明入門○禪本殺機故多好為鬬口語儒者每染其毒而不自覺何哉

文介孫淇澳先生愼行

孫愼行字聞斯號淇澳常之武進人萬歷乙未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四明挾妖書起大獄先生以國體爭之累遷至禮部侍郎癸丑署部事時福王已下明春之國之旨然神宗故難有司莊田給四萬頃先生謂祖宗朝未有過千頃者且潞王爲皇上之弟豈可使子加於其弟皇貴妃又求皇太后止福王行謂明年七十壽誕酌此恭祝於是上傳改期路人皆知福王必不肯行但多爲題目以塞言者之口先生謂福清曰此事不了某與公皆當挤一死福清曰何至是先生曰非死何足以塞責乃集九卿具公疏待命闕下者二旬先生聲淚俱迸達於大內福清亦封還內降神宗爲之心動十二月二十二日從皇貴妃索所藏文書不肯出明日又索至酉刻皇貴妃不得已出之文

書者神宗許立貴妃之子割臂而盟者也至是焚於神前二十八日遂降旨之國代藩廢長立少條奏改定庚戌科場之弊題覆湯賓尹南師仲罰處宋儒羅豫章李延平從祀孔廟釋楚宗高墻二十三人閉宅二十二人皆先生署事所行也甲寅八月同籍小人中以京察天啓初名爲禮部尚書先生入朝首論紅丸事劾奸相方從哲下九卿科道議議生奪從哲官而戍李可灼未幾告歸逆奄起大獄以三案爲刑書梃擊以王侍郎爲首移宮以楊忠烈左忠毅爲首紅丸則以先生爲首兩案皆逮死先生方戍寧夏烈皇立得不行崇禎改元用原官協理詹事府未上後八年有旨擇在籍堪任閣員者先生與劉山陰林霍胎同名至京而卒年七十一賜謚文介先生之學從宗門入手與天竺僧靜峯參究公案無不了然每從憂苦煩難之境心體忽現然先生不以是爲得謂儒者之道不從悟入君子終日學問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愼獨何得更有虛閒求一漠然無心光景故舍學問思辨行而另求一段靜存動察工夫以養中和者未有不流於禪學者也其發先儒所未發者凡有數端世說天命者除理義外別有一種氣運之命雜糅不齊因是則有理義之性氣質之性又因是則有理義之心形氣之心三者異名而同病先生謂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天之氣運之行無不齊也而獨命人於氣運之際顧有不齊乎哉蓋一氣之流行往來必有過有不及故寒暑不能不錯雜治亂不能不循環以人世畔援歆羨之心當死生得喪之際無可奈何而歸之運命寧有可齊之理然天唯福善禍淫其所以福善禍淫全是一段至誠一息如是終古如

是不然則生理滅息矣此萬有不齊中一點眞主宰先生之所謂齊也先生謂性善氣質亦善以麤麥喻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象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好氣質不好蓋氣稟實有不齊生而愚智清濁較然分途如何說得氣質皆善然極愚極濁之人未嘗不知愛親敬長此繼善之體不以愚濁而不存則氣質之非不善可知先生之所以爲善也先生謂人心道心非有兩項心也人之爲人者心心之爲心者道人心之中只有這一些理義之道心非道心之外別有一種形氣之人心也蓋後人既有氣質之性遂以發於氣質者爲形氣之心以爲心之所具者止此知覺以理義實之而後謂之道心故須窮天地萬物之理不可純是己之心也若然則人生本來祇有知覺更無理義只有人心更無道心即不然亦是兩心夾雜而生也此先生之說長也三者之說天下浸淫久矣得先生而雲霧爲之一開眞有功於孟子者也陽明門下自雙江念菴以外總以未發之中認作已發之和謂工夫只在致和上却以語言道斷心行路絕上一層與作未發之中此處大段著力不得只教人致和著力後自然黑窣撞著也先生乃謂從喜怒哀樂看方有未發夫人日用間豈必皆喜怒皆哀樂即發之時少未發之時多心體截得清楚工夫始有著落自來皆以仁義禮智爲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情李見羅道性編欲從已發推原未發不可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昧性自謂提得頭腦不知有惻隱而始有仁之名有羞惡而始有義之名有是非而始有智之名離却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心行路絕亦無從覓性矣先生乃謂孟子欲

人識心故將惻隱之心摘爲仁之端非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也如此則見羅之說不辨而知其非矣劉夫子曰近看採淇澳書覺更嚴密謂自幼至老無一事不合於義方養得浩然之氣苟有不慊則餒矣是故東林之學涇陽導其源景逸始入細至先生而另闢一見解矣

困思抄

止卽仁敬孝慈信是至善也豈唯道當止抑亦人不能不止處人不能舍倫之外別爲人亦不能舍倫之外別爲學日用人倫循循用力乃所謂實學故特稱止學者誰不識有人倫但覺人倫外尚復有道盡倫外尚復有學卽不可謂知止卽一出一入精神終不歸斂思致終不精詳擾擾茫茫如何有得止時三代以下道術不明久矣只節義一途尚在人倫內然已多不合道者至說道德卽未免悠悠空曠若功利辭章更夢想不到人倫地位嗚呼何不於知止求之（知止）○獨非獨處也對面同堂人見吾言而不見吾所以言人見吾行而不見吾所以行此眞獨也且愼獨亦不以念初發論做盡萬般事業毫無務外爲人夾雜便是獨的境界斂盡一世心思不致東馳西驚走作便是愼獨

的精神自慊○夫以天之浩蕩竟不知何處津涯何從湊泊宜揭之斯昭昭而天可括且天道無窮而曰及其無窮豈眞有積累乎無窮皆斯昭昭也所謂爲物不二者也夫吾之心不有昭昭存耶一念如是萬念如是一息如是終古如是蓋不盈寸而握天地之樞焉昭昭○余嘗驗之若思嗜欲未思而中若燔矣思詞章久之亦有忡忡動者倘思道理便此心肅然不搖亂若思道理到不思而得處轉自水止淵澄神清體泰終日終夜更不疲勞不知何以故且思到得來文不盡思的時節不必思的境路儘有靜坐之中夢寐之際遊覽之間立談之頃忽然心目開豁覺得率性之道本來元是平宜自家苦向煩難搜索是亦不思而得一實證慎思○人徒說戒慎恐懼是工夫不知即此便是眞性丟却性別尋一性如何有知性時謂所不覩所不聞是天命我要戒慎恐懼他是天命與我身終粘連不上一生操修徒屬人爲又如何有至於命時慎獨○朱子云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天理天命之性也即是戒慎恐懼君子戒慎恐懼便爲存非是別有他物而將此存之也同上○告子以生言性孰已發而遺未發便是無頭學問且以天命言性正所謂凡聖同然理義悅心而形體不與焉言生則未免涉形體矣烏可爲性夫人之與禽獸異也以形體觀不啻相千萬矣而孟子特謂之幾希可見形體之異聖賢不謂之異也惟是理義之說惟人有之而禽獸不能所謂幾希者也今若以形體言性則犬牛人同有生便同有性正如以色言白之謂白只一白白羽白雪白玉亦同一白而所謂幾希者惡從見之說者謂生非形體特生機夫既有生機非無可指既有可指便非未發正白之謂白之說也然則生終不

可言歟曰性未嘗不生也而實不可以生言也如天地之大德曰生德與性固有辨曰大生曰廣生皆天地之用用即已發不可偏執為性也且時行物生天地位萬物育聖賢亦何嘗不言生但從生言性雖性亦生從性言生雖生亦性雖性亦生必至混人性於犬牛雖生亦性方能別幾希於禽獸生說

言性圖

孟子性善○可使為不善●上圈即性相近下圈乃習相遠

告子無分善不善○兩者不存并性亦不立

●兩者不存并性亦不立

宋儒○性即理才稟於氣○清賢濁愚有清濁●濁愚

如此金衡便把眞性來做兩件孟子說性善即習有不善不害其為性善後人既宗性善又將理義氣質金衡是明墮有性善有性不善與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矣且告子說無分雖不明指性體而性尚在後人將性參和作兩件即宗性善而性亡

孟子謂形色天性也而後儒有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夫氣質獨非天賦乎若天賦而可以弗性是天命之性可得而易也孟子謂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而後儒有謂論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夫使才而果有下愚是有性不善與可以為不善之說是而孟子之言善非也孟子謂故者以利為本而荀子直謂逆而矯之而後可以為善此其非人人共知但荀子以為人盡不善若謂清賢濁愚亦此善彼不善者也荀子以為本來固不善若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亦初善中不善者也夫此既善則彼何以獨不善初既善則中何以忽不善明知善既是性則不善何以復繫之性然則二說又未免出入孟荀間者也荀子矯

性爲善最深最辨唐宋人雖未嘗明述而變化氣質之說頗陰類之氣質辨下三條同○今若說富歲凶歲子弟降才有殊說肥磽雨露人事不齊而謂麰麥性不同人誰肯信至所謂氣質之性不過就形生後說若稟氣於天成形於地受變於俗正肥磽雨露人事類也此三者皆夫子所謂習耳今不知其爲習而強繫之性又不敢明說性而特創氣質之性之說此吾所不知也如將一粒種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像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好氣質不好故所謂善反者只見吾性之爲善而反之方是知性若欲去氣質之不善而復還夫理義之善則是人有二性也二之果可謂性否○孟子諄諄性善爲當時三說亂吾性也又諄諄才無不善恐後世氣質之說雜吾性也夫氣質既性生即不可變化與性一亦無待變化若有待變化則必有不善有不善則已自迷於性善其說可無論矣獨無善無不善今人尚宗述之而以出自告子又小變其說以爲必超善不善乃爲善嗚呼此亦非孟子所謂善也子曰人之生也直夫不待超而無不善此則孟子所謂善也易云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則孟子所道性善也○或疑既性善氣質又同是善下愚何以獨不移曰此自賊自暴自棄之過非氣質之過也然則生知學知困知又何不同曰此孔子所謂性相近者也相近便同是善中亦不可一律而齊然則性之反之可謂同乎曰孟子蓋以湯武合堯舜非以堯舜劣湯武也正所謂同是善中不可一律齊者也終不害爲知之一碎如水有萬派流性終同山形萬狀止性終同故人人可爲堯舜同故也或相倍蓰而無

算不能盡其才此則異耳聖賢見其異而知其同諸說迷其同而執其異後儒既信其同又疑其異故其言性也多不合○告子言性曰杞柳柳最易長曰湍水水最易動曰生之爲性生其活機曰食色性也食色其實用而合之無善無不善益不可指著使庸常者由之而日見吾心之感應其宜人情者此言蓋以圓活智者知之而默見吾性之流行其超人情者亦此言蓋以圓活教人自謂見性極眞不知誤天下愈甚流俗既以濟其私迷不知檢防高明益以神其見蕩無所歸著嗚呼舍善無性舍明善無率性宋儒之旨提此者吾得立本之說焉明儒之旨提此者吾得良知之說焉告子之兩不得勿求非眞任之不得也其宗旨當在不得之先不使至於不得耳只是聖賢之道存心兢業當在預養惟恐一不得也及其不得則皇皇焉困心衡慮而亟爲自反之圖夫其皇皇焉困心而衡慮者正告子之所謂動心而深弗欲者也不知唯動於不得而後不動於其無不得者眞○孟子只非義外益不曾說義內何則義原不專內也告子既墮外一邊我若專墮內一邊二者均屬偏見義外○必有事而正此徒正事耳心慊則行事自能合義若止正事補東缺西得此失彼恐非集義之道且心不先慊縱外事雖正中可勿餒乎恐亦非浩然之路○中和尚可分說致中和之功必無兩用未發一致中和已發一致中和辟如天平有針爲中兩頭輕重鈞爲和當其取鈞非不時有斟酌到得針對來緊一時事且鈞而相對是已發時象如兩頭無物針元無不相對更是未發時象看到此執致中執致和何時是致中何時是致和君子只一戒懼不忘便中和默默在我便是致字無兩條心路致中

和
○凡學問最怕拘板必有一種活動自得處方能上達天地間之理到處流行有可見有不可見有所言有所不能言不是以心時時體會有活動機括焉能日進日新故須時習若止認作服習重習專有人工絕無天趣即終身從事轉入拘板時習○格字諸家訓釋頗異若以爲格非心則侵誠且不先知如何辨得非心出若以爲格式則侵正修且不先知却認何者是格式若以爲感格則侵齊治平且不先知豈能念得我所以感格人人所以感格於我的道理故知格物是大學實功窮理是格物定論易曰君子窮理盡性窮理即窮吾性之理也陽明說致良知纔是眞窮理格物○利善如何辨曰不爲不欲此義之善也反是即利不爲不欲又如何辨曰無爲元吾所不爲無欲元吾所不欲此所謂性善也吾人只有這一些可以自靠反求而即得

義利○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欲人識心故將惻隱之心指爲仁之端非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也孟子又說仁義禮智根於心若仁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是應言心根於德不應言德根於心也若心根於德則百方求德心恐有不眞之時唯德根於心則一味求心德自無不眞之處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一書專爲性善說也然則仁義禮智可謂非性乎曰中庸言性之德也謂之德則可謂之即性則不可於文生心爲性惟性善故心善心善故隨所發無不善而有四端端者倪也有端倪不可不窮分量故須擴充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擴而充之便是盡心知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便是知性若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是應言反求不應言擴充也

四端○天理之流行即氣數元無二也故善降祥不善降殃正莫

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若小人不知天命則妄意爲之而未必爲妄意致之而未必至而不免行險以僥倖（知命）○萬有不齊之內終有一定不移之天天無不賞善者也無不罰惡者也人無不好善惡惡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同上）○常人不知禍福只爲見善不明至誠既明善辟如天下百工技藝苟一造其至即成敗得失分數便可以逆計無不審至誠盡民物窮古今貫幽明洞天地不過若民情日用之在目前最是了了又何不先知（先覺辨）○道者至誠知之人人亦可以與知之者也非知人所不能知而以爲異也人不共知便知到極頭終是有隔礙處（同上）○與知之知即聖人之知能行之行即聖人之行特言愚不肖者見人人皆可以爲聖也大約聖賢所謂知能從本根上論不從枝葉上論若以枝葉論而愚不肖有時窮矣唯以本根論而率性固未嘗不同也（與知）○昔人言中第以爲空洞無物而已頗涉元虛但言未發不及喜怒哀樂即所謂未發者亦屬影響至謂人無未發之時纔思便屬已發以予觀之殊不然夫人日用間豈必皆喜怒皆哀樂即發之時少未發之時多若今人物交私揩即發之時少未發而若發之時多矣然謂人無未發則終不可今無論日用間即終日默坐清明無一端之倚著有萬端之籌度亦便不可謂之發也但所謂未發者從喜怒哀樂看方有未發夫天地寥廓萬物衆多所以感通其間而妙鼓舞之神者惟喜怒哀樂如風雨露雷造化所以鼓萬物而成歲慶賞刑威人主所以鼓萬民而成化也造化豈必皆風雨露雷之時人主亦豈必皆慶賞刑威之日故說有未發之中正見性之實存主處今若以爲空洞無物而已是將以何者爲未發又將以何

者爲中。而天地萬物之感通。其眞脈不幾杳然無朕耶。且所謂致中者又從何著力。毋乃兀坐閉目。以求元妙。如世之學習靜者乃可耶。夫唯君子知未發之非空虛。方見性之實。知人生未發之時多。而所爲愼獨立本者無時無處不可致力。方見盡性之爲實。延平每教人靜坐觀中。但入門一法。非愼獨本旨也。愼獨者居處應酬。日用間無在非是。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若靜坐觀中。止是居處一義。未發解　○古來未有實言性者。中和是實言性處。後人求之不得。往往虛言性。以爲無可名。獨禮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一句。儒者多宗之。周子作太極圖。以爲聖人主靜立人極。至豫章延平每教人靜坐觀中。看未發氣象。予用工久之。覺得求未發之中。是至誠立大本眞學問要領。然將一靜字替中字。恐聖學與儒學便未免於此分別。宋儒只爲講一靜字。恐偏著靜。故云靜固靜也。動亦靜也。若費分疏幫補。聖學說中便無偏靜氣象。不必用動字幫補。凡學問一有幫補。則心思便有一半不滿處。費了籌度。躬行便有一半不穩處。費了調停。聖賢只率性而行。便爲道。故云致中和。不於中處調和。亦不於和處還中。徹始徹終。要在愼獨。性說　○平旦之氣。夜氣二者。皆就常人身上說。聖賢便善養浩然之氣。何止平旦與夜。即日夜之所息。亦就常人說。君子便自強不息。且平旦之氣與夜氣尚有辨。平旦是人已覺之時。自家做得一半主了。至夜氣乃沉沉熟睡之時。自家做不得主。全是靠天的。故有平旦之氣。尚是清明一邊。人至無平旦之氣。方纔說夜氣。可見人縱自絕。而天尚未嘗澌絕之也。若夜氣足以存。猶不失爲可與爲善的。可見氣善是才善處。氣說　○所不睹所不聞者。終日睹聞未嘗睹聞。

終身睹聞無可睹聞此是心體未是獨也唯君子戒慎恐懼一於是所絕無他馳一敬爲主百邪不生一念常操萬用畢集眞覺有隱有微時時保聚有莫見有莫顯種種包涵繼善成性之所正富有日新之所乃名爲君子愼獨（不睹不聞）有千萬其心思而不失爲獨有孤寂其念慮而不名爲獨是在戒愼不戒愼之間不問其應酬與靜居也蓋人一心之隱見微顯便是萬事之隱見微顯無從所不睹所不聞中流注獨也若不識戒愼恐懼眞脈者則何知有隱有見有微有顯萬事萬物都無歸著我心亦總無歸著已矣（莫見○中和之名可分也中和之實不可分也即致中和之功更無可分也總歸之一戒懼愼獨惟戒懼則不睹不聞之所而天地爲昭萬物同體隱見微顯之獨爲主持者明明矣此中和所爲致也夫君子之喜以天下怒以天下哀以天下樂以天下豈虛爲見而已哉吾中心當有嘿覺其然而覺民之無不共此同然者是之爲大本達道是之謂愼獨（中和○仰之彌高蓋言天也鑽之彌堅蓋言地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蓋言四方也求之於天地四方而不得則所爲握天地四方之極者何中也此所謂擇乎中庸不睹不聞之所之爲戒懼也得一善博文約禮也常人多以無形無象索中顏子并以有形有象觀中故於高堅前後中指出文禮（回之爲人○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此以道爲懸而身趨之如不及者也的然而日亡此以己爲懸而欲人趨之如不及者也天命之中有常即吾率性之正鵠庸德庸言素位昭然分寸不可踰越君子戒愼恐懼不敢妄發彼行險之小人蓋妄發而自命秋毫之中者也（正鵠○戒愼恐懼齋也不睹不聞而洞隱見微顯之幾明也齋明者一而無他雜

者也。齋明○中庸工夫只學問思辨行。用力首戒慎恐懼慎獨。只要操此一心。時時用力。時時操心。原非空虛無實。如世說戒懼是靜而不動。慎獨是未動而將動。遂若學問思辨行外。另有一段靜存動察工夫。方養得中和出。不知是何時節。又不知是何境界。只緣看未發與發都在心上。以為有漠然無心時。方是未發。一覺纖毫有心。便是發。曾不於喜怒哀樂上指著實。不知人生決未有漠然無心之時。而却有未喜怒未哀樂之時。如正當學問時。可喜怒可哀樂者未交。而吾之情未動。便可謂之發否。是則未發時多。發時少。君子戒懼慎獨。惟恐學問少有差遲。便於心體大有缺失。決是未發而兢業時多。發而兢業於中節不中節時少。如此看君子終日學問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慎獨。何得更有虛間求一漠然無心光景。夫中和為大本達道。並稱天下。正欲以天下為一身。不欲外一身於天下也。博學○洗心者戒慎恐懼也。心本純一。愈戒愼則愈無疵者也。退藏者所不睹不聞也。心本內斂。愈戒慎則愈不放者也。如神○今人說天命多以理義氣數並言。夫首言天命而繼以率性修道。謂理義也。俟命受命。疑兼氣數乃俟必居易受必大德成德。謂理義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疑理義氣數渾言。而曰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則亦專言理義而未嘗兼氣數也。夫所謂不已者何也。理義立而古今旦暮相推相盪其間。而莫之壅閼者氣也。理義行而高下長短日乘日除其間。而莫之淆混者數也。故曰至誠無息。謂理義之純而無息。而氣數為之用也。君子為善。稟授如是。受成亦必如是。是謂戒慎恐懼而不然者。初以雜糅誣性。而理義不能主持。繼以參錯誣命。而氣數得為推諉。真所謂不知命

無以爲君子也。於穆不已○人何嘗不望新知。但不識吾故。引水不導其源。則必壅。植木不沃其根。則必蹶。培造化生機。祇有一温暢人心生理。祇有一知。温故○乾動坤靜。而易言乾之靜專動直。坤之靜翕動闢。動靜合言者何。說者以爲北辰居所。是天之靜。予以爲主宰之靜。非運行之靜也。中庸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是運行之靜。所以合主宰之靜也。說者以爲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地之動。予以爲運行之動。非主宰之動也。中庸曰。地道敏樹。是運行之動。所以合主宰之動也。天地之德。不分動靜。君子戒愼恐懼。原未嘗分動靜。天地○不睹不聞。隱也。隱而有見。見而有微。微而有顯。乃心路中遞相次第。萬物未生爲隱。初出爲見。端倪爲微。盛大爲顯。實不睹聞爲骨子。故總謂之獨。君子愼獨。如物栽根時。生意潛藏。後來包畜無窮。景象。闇然

文鈔

傳云。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則是恃鬼神之道。反不免廢人之道。唯盡人之道。便可合鬼神之道。人之道廢。鬼神未有應者也。人之道盡。鬼神未有不應者也。其有爲處。卽鬼神之爲。其才能處。實鬼神賦之才能。在在事事。各有檢防。各有靈嚮。鬼神論

○易云。利貞者性情也。又云。各正性命。夫性其命者。所以合天性其情者。所以坊人。其本則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而世說天命者。若除理義外。別有一種氣運之命。雜糅不齊者。然因是則有理義之性。氣質之性。又因是則有理義之心。形氣之心。三者異名而同病。總之不過爲不善者作推解說。夫世之爲善者少。而不爲善者多。則是天之生善人也少。而生不善人也多。人之得性情之善於天也少。而得性情之不善於天也多。誣

天誣人。莫此爲甚。以是有變化氣質之說。夫氣質善。而人順之使善。是以人合天。何極易簡。若氣質本有不善。而人欲變化之使善。是以人勝天。何極艱難。且使天而可勝。卽荀子矯性爲善其言不異。而世非之何哉。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天之氣運之行。無不齊也。而獨命人於氣運之際。顧有不齊乎哉。中庸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使天果不齊。是純獨文之所有。而舉世性情之所無也。又非獨世性情之所無。而亦天命之所本無也。將所謂純粹精者何在乎。（命說）○心盡則心正。心正則道明。若祇論道之明不明。不論心之盡不盡。而有皇出入。間毋乃反鏡索照。（論學書）○學問思辨行。時時用力。一而有宰。密而不疎。是所以爲戒懼愼獨。所以爲居敬。決無抱一空虛無著之心爲常惺事。仁屬愛。愛卽煦煦姑息之具。未免乘焉而溺。一切妻妾宮室得我之私心爲之惑亂。其所以自戕賊。何況愛人。孟子故將舍生取義。決斷關頭。而求放心之一脈始清。（讀語錄）○夫吾之喜以天下喜。怒以天下怒。哀樂以天下哀樂。直與天地同流。萬物同趣者。此眞性也。卽未發時常薰然盎然有一段懇至不容已處。中也。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卽肫肫淵淵浩浩。在至誠功用之極固然。而凡民稟賦之初。亦未有不然者也。卽今人陷溺之後。亦未有不可還其固然者也。同上○伊川論性。謂惡亦性中所有。其害不淺。論非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 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 校刊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顧允成字季時別號涇凡兒則涇陽先生也與涇陽同遊薛方山之門萬歷癸未舉禮部丙戌廷對指切時事以寵鄭貴妃任奄寺爲言讀卷官大理何源曰此生作何語眞堪鎖榜矣御史房寰劾海忠介先生與諸賢彭遵古合疏數寰七罪奉旨削籍久之起南康府教授丁憂服闋再起係定府教授歷國子監博士禮部主事諂皇太子與兩皇子俱封爲王先生又與岳元聲張納陛上疏極諫責備婁東已而趙忠毅掌計盡黜政府之私人婁東欲去忠毅授意給事中劉道隆謂拾遺司屬不宜置

用因而忠毅革籍太宰求去先生又與于孔兼賈岩薛敷教張納陛抗疏犯政府皆謫外任先生判光州是時政府大意在遏抑建言諸臣尤過抑非臺省而建言者先生生書座師許國反覆當世但阿諛熟軟奔競交結之爲務不知名節行簡之可貴聖怒可擬宰執難犯言路之人襲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以是而禁人之言猶爲言路不塞哉布衣翟從先爲李見羅誦冤進唐曙臺禮經先生皆代爲疏草惟恐其不成人之美也光州告假歸十有四年所積俸近千金盡撫檄致之先生不受丁未五月卒年五十四平生所深惡者鄉愿道學謂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宜直將弒父與君種子暗佈人心學問須從狂狷起脚然後能從中行歇脚近日之好爲中行而每每墮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脚時便要做歇脚事也鄒忠介晚年論學喜通融而輕節義先生規之曰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眞節義即義理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義理之節氣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銷鑠吾人之眞元而遂其同流合汙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一日喟然而歎涇陽曰何歎也曰吾歎夫今之講學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耳涇陽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涇陽爲之慨然涇陽嘗問先生工夫先生曰上不從元妙門討出路涇陽曰須要認得自家先生曰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性頗近狂然自反尚是硜硜窠臼情又近狷竊恐兩頭不著涇陽曰如此不爲中行不可得矣先生曰簡點病痛只是一

個麁字所以去中行彌遠涇陽曰此是好消息麁是眞色狂狷原是麁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練麁入細細亦眞矣先生曰麁之爲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今但密密磨洗更無他說涇陽曰尚有說在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狂還是習情若論眞性情兩者何有於此參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既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不敢現形於白日之下矣先生遲疑者久之而後曰豁然矣譬如欲適京師水則具舟楫陸則備輿馬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倘有阻滯則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懊惱且以爲舟楫輿馬之罪欲思退轉別尋方便豈不大誤涇陽曰如是如是先生嘗曰吾輩一發念一出言一舉事須要太極上著腳若只跟陰陽五行走便不濟事有疑其拘者語之曰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故先生見義必爲皆從性命中流出沈繼山稱爲義理中之鎮惡文章中之辟邪洵不虛也

小辨齋劄記

學者須在暗地裡牢守介限。不可向的然處鋪張局面。○逆詐億不信五字。入人膏肓。所謂殺機也。億逆得中。自家的心腸亦與那人一般。億逆得不中。那人的心腸勝自己多矣。○人心惟危。王少湖曰。危之一字。是常明燈。一息不危。即墮落矣。○朱子嘗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愚亦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無善無惡四字。只成就無善無惡四字。○三代而下。只是鄉愿一班人。名利兼收。便宜受用。雖不犯乎弒君弒父。而自爲弒重實埋下弒君弒父種子。○無善無惡。本病只是一個空字。末病只是一個混字。故始也見爲無一之可有。究也且無一不可有。始也等善於惡。究也且混惡於善。其至善也。乃其所

以爲至惡也。○離九三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歌爲樂生者也。嗟爲憂生者也。言人情憂樂。只在軀殼上起念。不如此。則如彼。不知人生世間。如日昃之離。有幾多時。卽何爲靠這裡尋個憂樂。凶之道也。○自三代以後。其爲中國財用之蠹者。莫甚於黃河。一則以有用之金錢無用之像。一則以有限之財。塡無限之壑。此所謂殺機也。○發與未發。就喜怒哀樂說道。不可須臾離。何言發未發也。程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物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最爲的當。○炎祚之促。小人促之也。善類之殃。小人殃之也。紹聖之紛更。小人紛更之也。今不歸罪於小人。而反歸罪於君子。是君子旣不得志於當時之私人。而仍不得志於後世之公論。爲小人者。不惟愚弄其一時。仍并後世而愚之也。審如其言。則將曰。比干激而亾商。龍逢激而亾夏。孔子一矯而春秋遂流爲戰國。孟子與蘇秦張儀分爲三黨。而戰國遂吞於呂秦。其亦何辭矣。以下論學書○南皐最不喜人以氣節相目。僕問其故。似以節義爲血氣也。夫假節義。乃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无之而使倚。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消鑠吾人之眞元。而遂其同流合汙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心學之弊。固莫甚於今日。然以大學而論所謂如見肺肝者也。何嘗欺得人來。却是小人自欺其心耳。此心靈也。非心學也。若因此便諱言心學。是輕以心學與小人也。咸九四不言心。而象曰。感人心。則咸其心之義也。艮六四不言心。而象曰。思不出其位。則艮其心之

義也。其曰貞吉。則道心之謂。曰憧憧。則人心之謂也。艮其身。亦猶大學之揭修身。蓋心在其中矣。何諱言心之有。乃曰心意可匿身則難藏。其不本正心誠意而本修身。殆有精義不免穿鑿附會矣。○足下近言調攝血氣。喜怒不著。自有條理。此知足下心得之深。直透未發前氣象。即六經且為註腳矣。但恐此意習慣。將來任心太過。不無走作。其害非細。足下必曰聖賢之學。心學也。吾任吾心。何走作之有。不知道心可任。人心不可任也。道心難明。人心易惑。弟近來只信得六經義理親切。句句是開發我道心。句句是喚醒我人心處。學問不從此入。斷非真學問。經濟不從此出。斷非真經濟。與彭〔日陽〕○陽明提良知。是虛而實。見羅提修身是實而虛。兩者如水中月。鏡中花。妙處可悟而不可言。所謂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昔之為小人者。自

堯舜而身盜跖。今之為小人者。身盜跖而罵堯舜。○名根二字。真學者痼疾。然吾輩見得是處。得做且做。若每事將此個題目。光光抹殺。何處開得口。轉得身也。○根原枝委。總是一般。大趨既正。起處既真。信目所視。信口所哦。頭頭是道。不必太生分別。○平生左見。怕言中字。以為我輩學問。須從狂狷起腳。然後能從中行歇腳。凡近世之好為中行而每每墮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腳時便要做歇腳事也。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史孟麟字際明號玉池常州宜興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三王並封旨下先生作問答上奏乙卯張差之變請立皇太孫詔降五級調外任先生師事涇陽因一時之弊故好談工夫夫求識本體即是工夫無工夫而言本體只是想像卜度而已非眞本體也即謂先生之言是談本體可也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先生作性善說闢之夫無善無惡心之體原與性無善無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於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其時楊晉菴頗得其解移書先生謂錯會陽明之意是也獨怪陽明門下解之者曰無善無惡斯爲至善亦竟以無善無惡屬之於性眞索解人而不得矣

史玉池論學

今時講學主教者率以當下指點學人此是最親切語及叩其所以却說饑來喫飯困來眠都是自自然然的全不費工夫見學者用功夫便說本體原不如此却一味任其自然任情從欲去了是當下反是陷人的溷坑不知本體工夫分不開的有本體自有工夫無工夫即無本體試看樊遲問仁是向夫子求本體夫子却教他做工夫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凡是人於日用間那個離得居處執事與人境界故居處時便恭執事時便敬與人時便忠此本體即功夫學者求仁居處而恭仁就在居處執事而敬仁就在執事與人而忠仁就在與人此工夫即本體是仁與恭敬忠原是一體如何分得開此方是眞當下方是眞自然若饑食困眠禽獸都是這等的以此爲當下却便同於

禽獸。這不是陷人的深坑。且當下全要在關頭上得力。今人當居常處順時。也能恭敬自持。也能推誠相與。及到利害的關頭。榮辱的關頭。毀譽的關頭。生死的關頭。便都差了。則平常恭敬忠都不是眞工夫。不用眞工夫。却沒有眞本體。故夫子指點不處不去的仁體。却從富貴貧賤關頭。孟子指點不受不屑的本心。却從得生失死關頭。故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造次顚沛必於是。舍生取義。殺身成仁。都是關頭時的當下。此時能不走作。纔是眞工夫。纔是眞本體。纔是眞自然。纔是眞當下。往李卓吾講心學於白門。全以當下自然指點後學。說個個人都是見見成成的聖人。聞有忠節孝義之人。却云都是做出來的。本體原無此忠節孝義。學人喜其便利。趨之若狂。後至春明門外。被人論了。纔去拿他。便手忙脚亂。却一刀自刎。此是殺身成仁否。此是舍生取義否。自家且如此。何況學人。故當下本是學人下手工夫差認了。却是陷人深坑。不可不猛省也。○言心學者。率以何思何慮為悟境。蓋以孩提知能。不學不慮。聖人中得不思不勉。一落思慮。便非本體。豈不是徹上語。不知人心有見成的良知。天下無見成的聖人。聖人中得。原是孩提愛敬。孩提知能。到不得聖人中得。故孩提知能譬如礦金。聖人中得譬如精金。這精金何嘗有分毫加於礦金之初。那礦金要到那精金。須用許多淘洗鍛鍊工夫。不然。脫不得泥沙土石。故不思不勉。只說個見成聖人。非所以為聖人也。○問告子之勿求。亦有根歟。曰。有。外義故也。夫義與氣一流而出。求氣即集義也。告子外視乎義。夫且以義為障矣。何求焉。○理氣合而為心。孟子以義為心。集義而氣自充。氣充而心自慊。則心以自慊而不動。告子第

以氣爲心而離義以守氣則定氣所以定心心亦以能定而不動○夫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天下有性外之氣乎故浩然之氣卽吾心之道義不可得而二之也吾身體充之氣卽塞天地之氣亦不可得而二之也故行有不得之心告子不能異孟子焉天命之性也孟宣以養之則不愧不怍之眞卽高明博厚之體而體充之氣浩然塞天地之氣矣告子逆而制之固不以蹶趨之氣動心亦不以道義之氣慊心則氣非塞天地之氣而體充之氣矣故告子守在氣者也孟子守在義者也孟子之於義根心而生是以心爲主者也告子之於義緣物而見是以物爲主者也義無內外緣物以爲義則內外分爲兩截義自義心自心始猶覺其遺用而得體究則併其體而忘之矣譬之水然孟子之心若清水之常流而告子之心則止水之能清耳始而澄之止水之清易而流水之清難至於後而流水之清者常清止水之清者臭敗矣○釋氏不思善不思惡是汝本來面目則告子性無善外義之根宗也其曰心生心死心死心生死之法則告子之勿求也其曰一超直入如來地超入之頓則告子之助長也○問格物曰各人眞實用功便見○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學在節義之外○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君子在位其不能容小人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於小人而君子窮矣小人在位其不能容君子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於君子而小人窮矣○古人以心爲嚴師又以師心自用爲大戒於此參得分明當有會處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劉永澄字靜之揚州寶應人八歲讀正氣歌衣帶贊卽立文公位朝夕拜之年十九舉於鄉飲酒有效不往登萬歷辛丑進士第授順天學教授北方稱爲淮南夫子遷國子學正雷震郊壇先生上疏災異求言自漢唐宋及祖宗未有敗也往萬安劉吉惡人言災異鄒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報罷寒諱諱之門務容容之禍傳之史册尚謂朝廷有人乎滿考將遷先生喟然歎曰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況身爲國子師乎遂歸杜門讀書壬子起職方主事未上而卒年三十七先生與東林諸君子爲性命之交高忠憲曰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爲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年不及強仕而其志以爲千古事莫

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揚揭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後吾者若何矜式之先師劉忠端曰靜之尚論千古得失嘗曰古人往矣豈知千載而下被靜之簡黜破綻出來安知千載後又無簡黜靜之者其刻厲自任如此大概先生天性過於學問故其疾惡之嚴眞如以利刃齒腐朽也

劉靜之緒言

今有人焉矜矜於簞食豆羹之義木頭竹屑之能至於攖小人之忿觸當世之網而上關國是下關清議者則唯恐犯手撩鬚百不一發雖事任在躬亦不過調停兩家以爲持平之體此其意何爲哉得失之念重耳○巧宦之法大率趨承當路不可稍失其意蓋知吏胥亦能操吾之短長也清夜自思此一種是何等心事豈可使人知○物來順應順者順乎天理也非順乎人情也○三代而上黑白自分是非自明故曰王道蕩蕩王道平平後世以是爲非指醉爲醒倒置已極君子欲救其弊不得不矯枉蓋以不平求平正淺於平者也○有一等自是的人動曰吾求信心不知所信者果本心乎抑習心乎○假善之人事事可飾聖賢之迹只逢著忤時抗

俗的事便不肯做不是畏禍便怕損名其心總是一團私意故耳○謙謙自牧由由與偕在醜不爭臨財無苟此居鄉之利也耳習瑣尾之談月習徵逐之行以不分黑白爲渾融以不悖時情爲忠厚此居鄉之害也夫惡人不可爲矣庸人又豈可爲乎惡人不當交矣庸人又豈足交乎○尋常之人慣苛責君子而寬貸小人非君子仇而小人暱也君子所圖者大則所遺者細世人只檢點細處故多疵耳小人所遵者理則所便者情世人只知較量情分故多怨耳○愛人則加諸膝惡人則隕諸淵此譏刺語其實愛惡之道無如此大學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心何啻加膝乎惡惡臭之心何啻隕淵乎聖賢只在好惡前討分曉不在好惡時持兩端如慮好惡未必的當好不敢到十分好惡不敢到十分惡則子莫之中鄉愿之善耳○與君子交者君子也小人交者小人也君子可交小人亦可交者鄉人之間故其立身也亦在君子小人之間天下君子少小人亦少而鄉人最多小人害在一身鄉人害在風俗○李卓吾曰有利於己而欲時時囑托公事則稱引萬物一體之說有害於己而欲遠怨避嫌則稱引明哲保身之說使君相燭其奸不許囑託不許遠嫌避害又不許稱引則道學之情窮矣○如愛己之心愛人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己之心而治人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爲本蓋未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己及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爲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陷○說心說性說元說妙總是口頭禪只把孟子集義二字較勘身心一日

之內一事之間有多少不合義處有多少不慊於心處事事檢點不義之端漸漸難入而天理之本體漸漸歸復浩然之氣不充於天地之間者鮮矣

分胎處又曰道德功名文章氣節自介然無欲始又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汙終歸一節但世風衰微不憂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把天道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嘗有詩曰百年吾取與酌作後人箴其自待不薄如此賦性慈祥蠕動不忍傷害俗客傖父亦無厭色然疾惡甚嚴有毀其知交葉園適者先生從稠人中奮臂而起自後其人所在先生必避去終身不與一見也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葉茂才字參之號園適無錫人也萬歷己丑進士授刑部主事以便養改南京工部權稅蕪關除雙港之禁商人德之歷吏禮二部郎尚寶司丞少卿南大理寺丞臥病居半壬子陞南太僕寺少卿纍論方興抗疏以劾四明崑宣小人遂集矢於先生先生言臣憲宜無黨何分彼此孤立寡援何心求勝內省不疚何慮夾攻雖肋一官何難勇退遂歸天啓初起用還太僕寺卿甲子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履任三月先幾引去故免遭倒奪崇禎辛未卒年七十二先生在東林會中予喎無間而斯理論事不厭相持終不肖作一違心語忠憲歿先生狀之其學之深微使讀者悅然有入頭處又喜為詩以寓時事云還宣侍講王昭素執易螭頭取象拈傷經筵之不舉也云三黨存亾宗社計片言

曲直咎休占刺門戶也云乾坤不毀只吾心哀毀書院也老屋
布衣備若寒暖於忠憲何愧焉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許世卿字伯勳號靜餘常州人萬歷乙酉舉於鄉放榜日與同
志清談竟夕未嘗見其有喜色也揭安貧五戒曰詭收田糧干
謁官府借女結婚多納僮僕向人乞覓省事五戒曰無故拜客
輕赴酒席妄薦館賓替人稱貸濫與義會有強之者輒指其壁
曰此吾之息壤也一日親串急贖金求援於先生先生鬻婢應
之終不破干謁戒也守令罕見其面歐陽東鳳請修郡志先生
曰歐公端人也爲之一出東林之會高忠憲以前輩事之飲酒
吟詩終日不倦門屏落然不容一俗客嘗曰和風未學油油意
清節寧希望望夷齊子其子曰人何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話身
不做欺心事出無慚朋友入無慚妻子方可名學人耳疾革謂
某逋未償某施未報某券未還言畢而逝

耿庭懷先生橘

耿橘字庭懷北直河間人不詳其所至官知常熟時偪東林講席方盛復虞山書院請涇陽主教太守李右諫御史左宗郢先後聚講於書院太守言大德小德俱在主宰處看天地間只有一個主宰元神渾淪大德也五官百體無一不在渾淪之內無一不有條理之殊小德即渾淪大德即條理之渾淪不可分析御史言從來為學無一定的方子但要各人自用得著的便是學問只在人自肯尋求求來求去必有入處須是自求得的方謂之自得自得的方受用得當時皆以為名言涇陽既去先生身自主之先生之學頗近溪與東林微有不同其送方鳴秋謁周海門詩云孔宗曾派亦難窮未悟如何轅得同慎獨其嚴四個字長途萬里任君行人傳有道在東揚我

意云何喜欲狂一葉扁舟二千里幾聲嬰鳥在垂楊亦一證也

賢友不求所以生死之道而徒辨所以生死之由不於見在當生求了畢欲於死後再生尋究竟千言萬語只是落在一箇輪迴淺坑裡不見有超出底意思千古只在今時迷了第決當下若云姑待是誣豪傑賢友謂人生稟異必其前生參悟之力結爲慧根又輕看了那生萬物的他既會生萬物便不會生一箇穎異的人有一箇穎異的人便是前生參悟來者則自古及今只生了些愚癡鈍根而已是這些愚智在天地旋轉則初生愚智時是誰來者況旋轉來智者必益智愚者亦漸智何乃今人不及古人遠甚是誣聖賢賢友又問死後光景作何狀死者必有一著落處爲家余却問賢友見今光景作何狀目前著落豈無家如徒以耳目手足飲食男女

喚作生時光景宜乎其復求死後之光景也況以生爲客爲寄而以死爲歸爲家則生不如死矣是誣生死蓋佛氏輪廻之教原爲超出生死而設再生之說乃其徒敗壞家風的說話何故信之深勿論儒道禪已荒矣（答卻濂輪廻生死問下二條同）○夫所謂漫天漫地亘古亘今者是何物天地之物乎所謂神理綿綿與天地古今尚在此內而此必欲附麗一物乎所謂神理綿綿與天地同久者亦必有神理之眞體而曰附麗則獨往獨來者果安在也不隨生存果附麗於生乎不隨死亡猶有所附麗乎生而附麗於生是待生而存也死而必再生以求所附麗是隨死而亡也待生而存生已死矣隨死而亡焉能再生○今之頭腹手足耳目鼻口塊然而具者是生耶生者活也喜笑琅然啼哭愴然周旋運轉惺然而有覺者乃謂之生一旦喜泯啼銷運止覺滅雖頭腹手足耳目鼻口之仍在則謂之死故生死形也形生形死總謂之形而形豈道乎哉道也者形而上之物也形而上也者超乎生死之外之謂也生死是形不是道道非形即非生死矣果且有生死乎哉既已無生死矣果且有附麗乎哉既已無附麗矣果不可朝聞而夕死乎哉生死了不相干朝夕於我何與昧賢友所謂附麗云者似指今之頭腹手足耳目鼻口塊然之物所謂漫天漫地亘古亘今神理綿綿不隨生存死亡云者似指今之琅然愴然惺然之物徇生而爲生執有而爲知何謂知生生之不知何謂知死死生死之不知何謂知道正恐賢友所以發願再生者亦不在了此公案而在貪此形生也欲不貪生非知生不可欲知生非知道不可知道則知吾與賢友今日雖生而實有一箇未嘗生者在這裡這裡方喚做漫天漫地亘古亘今神理綿綿不隨

生存死亡的眞體也。○自其未發者而觀之。行於喜怒哀樂之中而超於喜怒哀樂之外。獨往獨來。不可名狀。強名曰中。明道曰。且嗅做中是也。自其發而中節也觀之。混乎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場。而合乎其喜其怒其哀其樂之心。應用無滯。如水通流。故謂之和也。中庸大段只是費隱顯微有無六字。六字根柢只一性字。費可見而隱不可見。顯可見而微不可見。有可見而無不可見。隱微無。未發也。費顯有。發而中節也。隱即之費中而在。微即之顯時而在。無即之有者而在。未發即之發而中節者而在。體用一原也。非隱孰爲費。非微孰爲顯。非無孰爲有。非未發而孰爲發而中節。一以貫之也。費即是隱。顯即是微。有即是無。發而中節即是未發。下學上達也。學者徒於喜怒哀樂上求和。而不於喜怒哀樂上求中。徇迹遺心矣。不於有喜有怒有哀有樂時認未發之眞體。欲於無喜無怒無哀無樂時觀未發之氣象。離形求神矣。吾故曰。喜怒哀樂情也。中和性也。費隱顯微有無一性也。（答中和問）○獨無色故覩不得。無聲故聞不得。聞不得却有一箇獨體在。非謂不睹不聞之時是獨也。獨體本自惺惺。本自寂寂。而却有不惺惺不寂寂之人心。這裡所以用莽戒愼恐懼四箇字。能於惺惺寂寂中持此四箇字。而後不惺惺不寂寂之物欲可滅。能於無起無滅中持此四箇字。而後常起常滅之人心可除。此是有著落的工夫。所謂本體上作工夫者是也。（答陽明）○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子曰。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耶。到得心不用養處方是誠。（答歸邵隆）○下學上達。原是一理。天地間無不下即無不上。若以親親長長爲下。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爲上則不可天下平亦是下親親長長亦是上只在悟不悟之間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二條同上○這箇德性却莫於杳冥恍忽裡覓就是這箇禮而已中庸一書全於費處見隱○求心所在不若求心所不在大學心不在焉此四字是點化學人的靈丹身有所忿懥四句是鍛鍊學人的鼎鑊蓋四者實生於身而役乎心心何以有不在在乎四者之中爲形骸所役而不自知爾如今日口受味目受色耳受聲鼻受臭四肢受安逸欣羨求取能盡無乎但有一絲心便不在不在者非不在腔子裡之謂也倒是這腔子裡成了一塊味色聲臭安逸美衣廣屋肥田佳園貴顯世路名高的開場此心受役於開場之內而不自知故曰不在也答童子徐嶰問心在何處○自性是頭腦自性上起念是真念念上改過是真改過但要賢友認得自性

而已一切言行無差無錯處皆性之用也而必有其體假若散而無體則亦蕩而無用矣認得此體自然認得此用念亦用也而於體爲近從本體上發念從念上省改少有差錯即便轉來總是本體上工夫從本體發念即是本體從念上轉來即轉即是本體一念離了本體一念即成差錯一轉不到本體即千轉都無實益文過怙終遂成大錯皆起於轉之遠也此無他離了本體便屬形體一著形體便落惡道毫釐千里端在於此答葉文奎○秋間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何如師友詰之對曰常人之情憧憧擾擾安得未發意者養成之後乎師曰中即性也必待養成而後爲中然則衆人無中乎無性乎秋以至善爲對師曰喜怒哀樂終日雜他不得豈爾終日閒適無此中不自反求幸合附會益見支離鳴被逼迫逼身流汗忽聞蟬聲因省曰此聲之入

吾何以受之而知爲蟬也聲寂矣知何以不隨之而去也乃對曰意者吾身中目能視耳能聽鼻能嗅口能言其中有主之而不蓄於此者是謂中乎師首肯曰近之矣從此體驗亦得秋又曰意者君子而時中無時不有無方可執無處不滿見得此中則天地位萬物育夫下歸仁直在眼前乎師舉手曰可矣可矣由此以進聖人不難學矣曰然則可以把持乎師曰爾不把持彼從何處去秋曰然則何以用功師曰離天地萬物不得曰從此處用功而位育自在其中最要緊處在內省不疚無惡於志秋於是怡然順適判然冰解（方鳴秋○立教須名至善修學本問答）自無爲要知眞性是我明明天命爲誰不離喜怒哀樂超然獨抱圓規有耳誰能聽得有眼宜焉難窺本來巍巍堂堂古今一毫無虧動中漠然不動生生化化無遺謨道一切中節一切本無追隨但要自明自覺三德五道不囘三德五道由一從君開眼伸眉但能此中不疚天地萬物皆歸（勗方鳴秋）

光祿劉本孺先生元珍

劉元珍字伯先別號本孺武進人萬歷乙未進士歷官禮部兵部郎乙巳大計四明庇其私人盡復臺省之黜者察疏留中人心憤甚不敢發先生抗疏刺其奸前籍歸而四明亦罷庚申起光祿寺少卿時遼藩初沒贊畫劉國縉擁衆欲從登萊南濟先生謂國縉為安遠義兒扶同賣國今又寘處內地意欲何為國縉遂以不振未幾卒官年五十一先生家居講學錢啓新為同善會表章節義優恤鰥寡以先生為主有言非林下人所宜者先生痌瘝一體如救頭目惡問其宜不宜也先生每以子路自任不使惡言入於東林講論稍涉附會輒正色斥之曰毋亂我宗旨聞誦講學者曰彼訾吾黨好名以為口實其實彼之不好名乃專為決裂名教地也疾小人不欲見苟其在側喉間輒如

物梗必吐之而後已當東林爲天下彈射先生謂高忠憲曰此吾輩入火時也無令其成色有減斯可矣

明儒學案卷六十終